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卓继辉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卓继辉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71期2020年第6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卓继辉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程 立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1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第0093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8



汪曾祺的福建美食地图

P15



履行中的人生

P50

仰望开满花朵的李树



世味流年

4 谢冕

闽都小吃记

闽都风味

8 陈文波

汪曾祺的福建美食地图

12 于丹

一点咸一点甜

船政之光

15 田荔琴

履行中的人生

22 康延平

黄钟瑛，站在历史拐角处

27 蒹葭

林泰曾的最后时刻

左海风流

33 林山

台北邂逅乡贤

38 游友基

徐燧与徐燏

44 林小龙

被历史淡忘的福州名臣——林材

十邑风采

50 陈家恬

仰望开满花朵的李树

56 冯平

行走濠上

63 林肖

后埔老街的脸

Contents

P66



若使故乡如初见

P71



记忆中的福州跑马场

P89

1948 年的《鼓岭之秋》



在线读城

- 66 鹿野 若使故乡如初见
- 71 林正德 记忆中的福州跑马场

名园名木

- 75 邱泰斌 福州古厝古树一瞥

走笔鼓岭

- 81 李元生 鼓岭邮史
- 89 吴星 1948 年的《鼓岭之秋》

艺术档案

- 94 刘湘如 洋歌辨名

- 封面 程立 海天一色
- 封二 黄昌亭 十月秋山点点红
- 封三 吴昌钢 己亥七月十九题南后街
- 封底 朱漆彩锦松鼠葡萄盘

闽都小吃记

谢冕

闽都榕城位于国之东南，倚山濒海，夏多雨，冬无雪，终年温暖湿润，适于百物生长，故食物不乏海错山珍、蚝蚌鱼蟹、香菇鲜笋。国中菜系，闽菜独擅其味，偏甜，尤喜酒糟调味，酒席多汤，往往及半。闽都酒家，其著者若聚春园，为百年老店，所作名菜如佛跳墙、荔枝肉、西施舌、爆双脆等，享誉天下。幼时家贫，朝忧夕食，果腹尚难，何敢问津！

而家乡的味道是与乡愁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是当日记忆，有的是日后亲历，特别是街边巷口

的那些小吃摊，挑担子叫卖馄饨面的，路边油炸卖虾酥蛎饼的，数十年间家乡的气味历久愈浓。其实并非高端的宴席，恰恰是那些路旁小吃的普普通通，是终生挥之不去的念想，它是乡愁的根基。兹就忆念所及，略述数则。

光饼，征东饼，辣菜饼，苔（方音：tī）菜饼。这是闽都一些面食饼类，发酵，土炉烘烤而成。光饼、征东饼取名均与戚继光有关。光饼是戚继光饼的简称，直径约3厘米，咸味，单面焦，中有穿孔，据说是为便于行军穿绳携带而



设。征东饼略大，约4厘米，中间亦留穿孔，乃将军率军东征所用军饷，也是单面焦，微甜。

辣菜饼、苔菜饼是光饼的加工制品，闽都儿童所爱。以光饼为原材料，破成两半（不中断），分别夹以腌制盖菜苔和烘烤海苔菜（犹如西安肉夹馍的吃法），充填后撒上香油、酱油、糖、醋、胡椒等佐料，即可食用。这些，旧时多半是街挑叫卖的，盖菜苔的辣，海苔菜的酥脆，加上风味别致的佐料，乃是难忘的美味。

蛎饼、虾酥，两件都是油炸食品，皆以水磨米浆和黄豆浆为原材料。蛎饼上锅炸后上下双面鼓泡，呈纺锤形。虾酥以特制铁勺制作，中空，成圆圈状。蛎饼主料是新鲜的海蛎，讲究的内馅加以肉丁、紫菜等，最不可缺的是芹菜丁，整个蛎饼的味道由芹菜定位，堪称是蛎饼之魂。再说

虾酥，主料是鲜虾仁或干海米，不可缺的也有一道蔬菜：韭菜，虾酥是虾韭配。这两道小吃很奇怪，它的特有风味是由两件菜蔬辅佐确定的。

虾酥、蛎饼是我上学途中挡不住的诱惑。现炸现吃，热而酥脆，途中边走边吃，一日于是有了好心情。

鱼丸、肉燕，这是闽都双绝，别处所无。别处有鱼丸，但多实心，无馅，唯有福州鱼丸特别，有猪肉做的馅，酱油提味而微甜。以鳗鱼、马鲛等优质鱼肉剁成碎泥，混以适当淀粉，是为鱼丸的外皮儿。我见过制作鱼丸的流程，包了肉馅的鱼丸半成品，浮于清水中，洁白如玉，而后加温水煮定型，捞出置于筐箩待用。鱼丸讲究清汤打底，加虾油、味素、白醋、胡椒等，上桌时撒以葱花。外面是鱼，内里是肉，因此，福州鱼



光饼



辣菜饼



蛎饼



福州鱼丸

丸是“鱼包肉”。

肉燕的奇处也在它的皮儿，以精肉捶打而成糊状，施以适量的番薯粉，混同压制成片状，薄如蝉翼。令之干燥，卷成卷轴以备用。肉燕者，燕皮包肉馅之谓也。此物肉馅也十分讲究，精肉切碎，加虾仁、葱花以及胡椒、味精、盐等。肉燕一般也是煮汤，亦有蒸熟吃的。旧年岁末，合家团聚，宴会的最后一道菜是“太平燕”，燕、宴同音，福州本地昵称鸭蛋为“太平”，这道菜象征吉祥如意。

芋粿、芋泥、芋包，这三样都以闽产芋头为主料。闽都小吃，我最喜欢以芋头和米浆混合制作的芋粿。白色如玉，加适当香料和盐蒸制成粿，柔软而有劲道，切成三角形下锅油炸即成。简约、单纯、爽口。芋泥则是甜点，以槟榔香芋揉成泥，加糖、猪油、芝麻等，上锅蒸透，即可食用。芋包产于宁德，闽都少见。以芋头混同面粉做包子外皮，裹以肉馅，蒸成。芋包之妙在口感，糯软而有芋香。

鼎边糊是闽都一宝，别处所无。闽方言有古意，称锅曰鼎。鼎边即锅边，鼎边糊指锅里的糊状物。鼎边糊的做法很别致——锅中沸水为汤料，汤沸后沿锅边涂抹水磨米浆，盖严，加温，使米浆蒸成半干，再以铲使米浆成薄片卷入锅中，说是糊，其实不糊，因为是米浆，不粘锅，铲入汤中仍是清爽挺拔的薄卷。锅中置原汤，原料为肉片、白菜、虾干、海鲜，特别不可缺的是福州家家都熟悉的小蛤蜊。米糊入汤，即成一道



芋粿

特别美食。福州居家往往都置有小石磨，女主人一般都会磨米浆做鼎边糊，犹如北方女人都会做玉米面粥一样。鼎边糊乃是家常吃食。

福州春卷，福州粽子。春卷和粽子冠以福州地名，在于使之有别于人，它有一份不加矫饰的单纯。就单纯而言，我和诗人舒婷有过“理论”，她极力赞美泉州肉粽和厦门春卷，说内容是如何如何的丰富多彩。厦门五香，其实何止于五？泉州肉粽的“多味”是十分诱人，我不敢鄙薄，且高度点赞，称之为“天下第一粽”。那肉粽，从咸肉、花生、栗子、虾仁到鸽子蛋，可谓五味杂



糖粿

陈，热闹非凡，但却是喧宾夺主，顿失粽子的本味。

福州粽子则不然。幼时看母亲端午包粽子，竹叶、糯米，加重碱，内容是朴实无华的单纯。福州粽子有两种，一种曰白粽，什么都不添加，另一种曰花生粽，加入本色花生，也是不施甜咸。优长之处是本味，竹叶的香，糯米的香，加上碱面的香，即使不蘸糖，单吃也是清香满口，单纯如不施脂粉的天然美人。

福州春卷的特点也在于它坚守了本色。绿豆芽，韭菜，加上姜丝，有时也加粉丝，外无他物。福州春卷也是不可替代的，除了风格平实简朴，春卷皮儿的制作堪称杰出的技艺。店家门前高置炉灶，炭火微微，平底锅，厨师手握柔软的面团，面团随着手势上下抖动，下抖时粘锅即起，摊就一张春卷皮，再挥动，再粘锅，不断往复。上下抖动，白云飘落，最后叠成垛以备。这手艺，福州人走到何处就传至何处。我在纽约唐人街，在砂拉越诗巫街头，都见过福州乡亲在

向全世界传播这种“春饼文化”。

糖粿，肉丸。粿，闽音 guī。这其实是两道过年必备的年糕，甜食。年关，祭灶过后，家家开始做年糕。先说糖粿，糯米为料，磨成米浆，加红糖，竹叶垫底，上大笼屉急火蒸就。可直接吃，可切片油煎吃，也可切成小条状做甜汤吃。这道小吃伴随福州人整个的春节。肉丸，这名称有点怪，其实不成“丸”状，亦是甜年糕的一种，不过用料特殊，肥膘肉，芋头切丝，糯米加淀粉，红糖，垫以荷叶，也是大笼屉急火蒸熟。肥润而有荷香。这也是闽都年中一道甜食，别地未见。

闽都小吃喜用植物叶子做出特殊香味，这里两种年糕就用不同的香叶垫底，做就不同的气味，竹香、荷香。记得还有一种植物叶子，用以做清明粿和过年吃的糯米粽子（我们叫作“斋”，闽音 zē），也是奇香诱人。我到过西双版纳，那里的傣家女人喜欢用香茅草烤鱼，也用来做食品辅料。香茅草是西双版纳的特产，也造成了西双版纳的特殊风味。

猪油糕。近时讲究食物少油，时髦仕女防血脂如防瘟疫，猪油于是禁口。而我独怀念福州的猪油糕。纯白无饰，小方形，甜且腻，入口即化，甜香满嘴。猪油糕屈身市衢，颇低调，故知者少。它静若处子，楚楚可怜。此物，记得是百年老店“美且有”最佳。数十年过去，不知“美且有”以及它的猪油糕是否尚在？余香袅袅，惜别久矣！

汪曾祺的福建美食地图

陈文波

今年春天，是汪曾祺先生 100 周年诞辰。汪老这一生，走到哪，吃到哪，写到哪。他笔下的美食，不矫情，接地气，充满人间烟火味道。他曾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酸西辣，都去尝尝。”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汪老一生颠沛坎坷，走遍四方，在他的美食地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无疑是江苏高邮和云南昆明，前者是他的故乡，后者是他求学之地。除此之外，福建也是让汪老心心念念之地。毕竟，他的夫人施松卿祖籍福建长乐，但身为女婿的汪老，与福建美食的相遇直到年届七旬方才如愿。

这趟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福建之行，被汪曾祺记载在《初访福建》一文中。全程陪同者、闽籍作家何镇邦先生也曾专门撰文，从侧面记载了汪老的福建“寻味”之旅。因为汪曾祺对福建向往已久，当时在鲁迅文学院任职的何镇邦，就将



汪曾祺与施松卿

一次文学函授班的讲学活动安排在了福建漳州，邀请汪曾祺与林斤澜两位作家授课，并于 1989 年 12 月成行，也圆了汪老的福建梦。

“这才叫海味”

根据安排，汪曾祺的行程为从北京乘火车至福州，再转车南下漳州、云霄、东山三地讲课，

继而游览了厦门、泉州、福州、武夷山四地名胜，最后折回福州，乘火车回京。此行，何镇邦全程陪同。

这趟 18 天的旅程，汪曾祺兴致很高，随遇而安，不以条件优劣为念。在美食方面，他着笔最多的是在云霄。在实地“打卡”云霄的水果和海鲜之后，他直言：“在云霄吃海鲜，难忘。”汪老是老饕，能让他难忘的美食，自然不俗。且看他如何着笔——

在云霄吃海鲜，难忘。除了闽南到处都有的“蚝煎”——海蛎子裹鸡蛋油煎之外，有西施舌、泥蚶。我吃海鲜，总觉得味道过于浓重，西施舌则味极鲜而汤极清，极爽口。泥蚶亦名血蚶，肉玉红色，极嫩。张岱谓不施油盐而五味俱足者唯蟹与蚶，他所

吃的不知是不是泥蚶。我吃泥蚶，正是不加任何作料，剥开壳就进嘴的。我吃菜不多，每样只是夹几块尝尝味道，吃泥蚶则胃口大开，一大盘泥蚶叫我一个人吃了一小半，面前蚶壳堆成一座小丘，意犹未尽。吃泥蚶，饮热黄酒，人生难得。举杯敬谢主人，曰：“这才叫海味！”

在文中，汪曾祺提到两样海鲜：西施舌与泥蚶，都是云霄最有名的特产。何镇邦是云霄人，据他回忆，云霄的西施舌是生长于海水和江水交汇处的蚌壳类海鲜，“极爽口”。而让汪老胃口大开的泥蚶，更是云霄人除夕围炉不可缺少的一道佳肴。云霄的泥蚶，以位于漳江出海口的竹塔镇的最为有名，明代起当地即有人养殖血蚶。云霄当地有句俗语“拉蚶炒豆”，这是两道很热闹的



菜，说的就是吃蚶文化，最适合汪老这样喜欢热闹的美食家。

当然，云霄不仅仅只有海鲜。这里的水果也是极好的，最有名的当属枇杷、阳桃。当初汪老在云霄时没有赶上季节，只能幻想：“枇杷树很大，树冠开张如伞盖，著花极繁。我没有见过枇杷树开这样多的花。明年结果，会是怎样一个奇观？”

幸好，汪老他们尝到了云霄的芦柑、蜜柚，其中芦柑“瓣大，味甜，无渣”。而云霄霞河的蜜柚，则是“甜而多汁，产量少，不外销”。主人送了一个蜜柚给汪老，汪老还专门一路带着回北京。何镇邦说，汪老告诉他，“切蜜柚的时候，全家老小聚集，一人尝一点，颇为隆重”。

“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

离开云霄，汪曾祺一行继续着福建寻味之旅。他们先去了东山，讲课之后，吃了猫仔粥；随后去了厦门鼓浪屿，在舒婷家吃了“菜包春卷”；路过泉州时，又停下来喝了洋酒“拿破仑”……这三处地方，汪老都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

还好何镇邦是位有心人，寻味的细节他都记着。比如舒婷的家宴，其实是舒婷婆婆做的，而汪老所说的“菜包春卷”则是大名鼎鼎的厦门薄饼；在泉州，何镇邦的同学做东，主人热情地拿出洋酒待客，汪林二老皆好酒，林斤澜还爱收集

酒瓶，一瓶酒喝了一半，剩下一半，他们带到福州继续喝，宾主尽欢。

真正让汪老浓墨重彩记叙的，还是在福州。

在福州，汪老一行在福建作家黄文山的陪同下，游览了鼓山、西禅寺等名胜。在参观鼓山涌泉寺时，汪老听说涌泉寺有几口大锅，据说能供1000人吃饭，特意去看了看，他记道：“锅大而深，为铜铁合铸，表面漆黑光滑，如涂了油。”秉着钻研精神，他琢磨：“这样大的锅如何能把饭煮熟？”

关心完僧人的吃饭问题，汪曾祺还对福州的



汪曾祺、林斤澜、何镇邦一行游鼓山；右一为黄文山

饮食进行了一番研究，他写道：“福建人食不厌精，福州尤甚。鱼丸、肉丸、牛肉丸皆如小桂圆大，不是用刀斩剁，而是用棒捶之如泥制成的。入口不觉有纤维，极细，而有弹性。鱼饺的皮是用鱼肉捶成的。用纯精瘦肉加茹粉以木槌捶至如纸薄，以包馄饨（福州叫作‘扁肉’），谓之燕皮。街巷的小铺小摊卖各种小吃。我们去一家吃了一套风味小吃，10道，每道一小碗带汤的，一小碟各样蒸的炸的点心，计20样矣。吃了一个荸荠大的小包子，我忽然想起东北人。应该请东北人吃一顿这样的小吃。东北人太应该了解一下这种难以想象的饮食文化了。当然，我也建议福州人去吃李连贵大饼。”

汪老写文章，素来直爽，不拐弯抹角。关于福州饮食的观点也契合他一直在文章中提倡的，“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酸西辣，都去尝尝”。

武夷山下喝岩茶

汪曾祺福建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武夷山。因是旅游淡季，整个宾馆只住了他们一行人。他们白日游山玩水，探古寻幽，晚上大快朵颐，喝黄酒，尝名菜。新鲜冬笋、山珍石鳞、蛇汤来者不拒。临行前，汪老写字留念：“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

到武夷山，不可不喝武夷岩茶。

有一天，汪老一行在游览了水帘洞、鹰嘴



岩之后，信步由缰，走到了慧苑村。这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大多从闽南安溪迁居而来。他们一行人找到一家正为儿子办喜事的茶农家坐了下来，要沾沾喜气。茶农极为热情，为他们冲泡了上品“肉桂”和用大红袍压枝培植的“小红袍”，大家喝得很顺口。汪曾祺特意买了半斤小红袍带回北京。回去之后，汪老还多次打电话夸小红袍好喝，不仅入口甘醇，香气扑鼻，还有治肚子胀的功效，果然名不虚传。此后，武夷山的茶，也成为汪曾祺茶缸子里的一大重要选择。

汪曾祺说：“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所以，尽管年届七旬，他还是想办法完成了福建之行，尽兴而返。今天，我们再读汪老的文字，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都在他笔下变得生动而有趣，传达出特有的温暖和乐观。

汪老还说，四处走走，你会热爱这个世界。重温他与福建的过往，我们也会更爱这片土地。

一点咸一点甜

于丹

按照二十四节气算，大雪后小寒前有个重要节气叫冬至，福州一向有冬节大如年的说法，要隆重地过。首先是搓丸，冬节吃的丸子在方言中读 xi，写成“糰”，也是闽人造出来的别字，其实就是搓糯米丸子。

但是此丸子不同于平日的汤圆。

第一有讲究。

前数日先将糯米与粳米按照比例配好、磨浆晒之成粉团。搓丸之日，再加水揉。如果家中有新媳妇，则必须由新妇担任此要务，图吉利之意。是夜，家中所有人必定要归家搓丸，图团圆之意。

第二有仪式。

在祖宗圣龕之前，要瓶插金橘一只，新购土制孩儿形蜡烛台（孩儿手持元宝，也称回进宝烛台），上燃巨烛，陈于神龕两边。

神龕前放置一个大竹箩，箩上置米粉一大团，并朱箸一副，福橘 10 枚。此外须有金菊或四

季花。然后，一家人围着大圆桌搓丸。福州土话将大圆桌称为月桌，非常优雅贴切。圆圆的月亮可不是团圆之意义？

福州冬至祀天，此汤圆是必需的。有“冬至汤丸夏至面”之说。一说汤圆像天圆，闽人受天佑，因此祭天最诚。

第三，有娱乐。

福州民俗，搓丸是要唱歌的。一家人边搓圆，边唱歌。歌词各异：



糰



冬至搓糰 陈友荣 作

搓糰喜搓搓，依奶疼依哥。
搓糰喜搓搓，依嫂骂依哥。

朗朗上口，诙谐娱乐，节日气氛浓郁。小童最开心的是，后面的词可以改唱。

一望而知是旧日大家庭的生活，一去不返。但是儿歌今天小朋友还都会唱。

在搓丸时可以随心所欲搓一些元宝啊，如意啊出来。带身孕的女人还可以将丸子煨在炉子里，待其爆开，以占男女。

丸子煮熟后捞起，放在另加糖的黄豆粉和花生粉中滚过，这就叫糰。

丸子先供祖宗和神前，然后再煮给家人吃。一旦细细磨出的黄豆和花生粉附着在热腾软和的

糯米汤圆的表面，糯米汤圆惯有的甜腻立即被冲淡了，味蕾顷刻多元立体起来。吃过后唇齿留香，从此害起相思病的不少。相比之下，普通的汤圆只是路边的野花而已。

冬至搓丸在福州是盛大节庆。因此留有很多诗歌。描述冬至之夜的家庭。如：

搓汤圆，搓汤圆，举家老稚开欢颜，丹菊插瓶橘堆盘。高烧红烛燃沉檀，新娘四季花满攒。调羹素手和粉团，栲栳珍珠颗颗摊。善颂善祷舌翻澜，公公致富郎服官。子子孙孙冠华冠，

翁婿大笑百忧宽。白头同梦游邶邶，汤圆未熟宵已阑。

冬节掀起盛大庆典的大幕，接踵而来的是祭灶、小年、除夕、春节，一直到元宵落幕，另一种别致的丸子登场，称元宵。那是有肉馅的汤圆，表面上看跟一般汤圆无异，其实内里是瘦猪肉，精致酱汁调制过的肉芯用香糯的糯米包裹起来，让纯纯米汤只起衬托作用，就像舞台背景，虽是不可缺的配角，但谦逊温婉不抢镜。

品尝元宵要调动人的全体感官：视野要宽，舌齿要配合。因为一不留神您就可能错过肉馅里淡淡的五香味、若有若无的桂花余韵或糯米皮的软和。可惜陆文夫老师没有尝过福州的元宵，否



福州肉丸年糕

则，他一定要写《美食家》续篇的。

因此，许多人介绍福州美食的特点是甜到微酸。我以为不妥，应是咸中有甜，微妙搭配。

福州人特好甜咸混搭，如美味的肉丸年糕，居然将酱油和红糖加入薯粉、芋头丝和肥肉块中。据说很久以前，一只小猫打翻酱油瓶，酱油渗入原本甜的年糕料，师傅将错就错，结果，这新型的甜咸交加的年糕大受欢迎。经典名品就此诞生。

福州宴席传统菜最少有三道甜点：花生汤、槟榔芋泥和粉包汤。往往还另加八宝饭、千叶糕。按照12道菜算，甜点就占到四分之一，高居各省传统菜谱之首。

哄孩童吃饭，福州父母的拿手好戏就是用水果蘸酱油。桂圆荔枝苹果芒果阳桃李子桃子，逮到啥就是啥。小人儿吃饭，面前总有一小碟酱

油，那就是用来蘸水果的。外婆家有一棵大杧果树，因此，我吃了不少蘸酱油的杧果，从此爱上了那种微咸微甜微香的口感。那不是人类的厨师可以搭配出来的，而显然是大自然对于我们福州人最特别的馈赠。

闽人的味蕾大概就是这样养出来的。无独有偶，某次与美国人共餐，他们将细盐涂抹在苹果上，一桌人笑，我却很舒服。哎呀，我的福州人的舌尖完全理解。

饮食习惯是文化的反映。闽文化的魅力处处透着刚柔结合的智慧。

仿佛是一个哲学命题，就此我曾请教过一位中国通的法国学者。他说你们不是有一句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吗？这就是了。

巴黎评最性感女人，结果将“矛盾”作为一个必备条件。女人只有美是不够的，她要有不寻常的多样化的个性，像猫一样。

世界充满着矛盾，对立的共生造就多姿多彩的世界，如：生和死，美和丑，春夏与秋冬。闽菜中的咸与甜的交汇恰恰是魅力所在。

糖是拿来爱的，世间万物凡是美好的，常用甜来形容。

然而，盐是活命用的。生物学和医学均已证明。

在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中，奥荻丽雅对父亲说：“我爱你，就像爱盐一样。”她为此献出了青春生命。这是人类爱盐的宣言。

一点咸一点甜，平衡和节制，必须的。

履行中的人生

田荔琴

在词典里查找“履中”这个词，它会给出两种解释，一是躬行中庸之道，二是犹居中，还会跳出“履中蹈和”之类的成语。而你如果上百度，度娘给出的知识则更加感性，比如，它会自动冠以相关姓氏，告诉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物：林履中。

林履中，字少谷，1852年福建闽侯青圃生人。



林履中

青圃村计有31姓，以林氏人口最多。村里建有西井林氏宗祠，前厅挂着“九牧”牌匾，祠堂戏台两边的木柱子上题写着“宽天宽地莫若宽量待人，积金积玉不如教子读书”的族训。林履中的曾祖父林唐卿，曾在贵州做官，孙儿均跟在身边读书。林唐卿的好友黄图南时任贵州提学使，也带着家眷在贵州任上。黄图南是福建老乡（永泰白云乡人），两家家眷往来密切，相处和睦。于是，由曾祖父做主，林履中的堂哥林钧娶了黄图南的侄孙女黄玉芝为妻。由于自幼父母双亡，林履中自幼即被叔父收养，在家中与林钧一起生活学习，情同手足。林钧自幼有神童之誉，唯独不喜应试，不思科举为官之道，就在青圃乡下做了私塾先生。林履中的学业得林钧精心辅导，自然有着扎实的国学基础，于1871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第三期管驾。“在堂屡考优等”，以优异成绩毕业。该学堂住校期间的一切费用均为官

家支付，每月还另给零花钱4两白银。林履中每月从领回的4两中拿出3两，交由堂嫂补贴家庭生计。

多年后林履中还确切地记得第一次交给堂嫂这笔补贴费时她欣慰的神情，也一直保持着终于可以孝敬他们的喜悦心情。

作为19岁入学的高龄学生，正是尽受先

贤、精攻技能的大好年华。我们现在还能够从留存下来的照片中看到他的风骨，于炯炯双眼中体现出来的那一股精气神，并由此感慨关于帅哥的标准其实二三百年来也未曾改变。他在同班12岁到15岁的同学中是一个大哥了，沉默少言，既显出广闻博识，更显得心事重重。他确信自己的攻读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补贴或者赡养家庭。他通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思绪纷至沓来，联想到1856年也就是4岁那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侵略者靠着坚船利炮大败清军，让西方列强攫取了我国内河的航行权。这时才知道这并非约定俗成：你弱小，你就要受欺凌。借此，他又往前研究嘱托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本族前辈林则徐，思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之科学，从而立志发奋图强。



青園村林白水、林履中故居老厝

福建船政学堂共培养了毕业生600多人。清政府在1875年创设北洋海军，所用人才也几乎全部来自船政学堂。林履中与同班的林森林、陈英、许寿山等人走得最近，还与高年级的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也成为挚友。他们一起上练习舰实习：恰同学少年，在茫茫大海之上，于辽阔的水天之间，迎风冒雪，把臂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履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格局，从而也看到了人生的标杆。

同学中他最仰慕严复，他俩一样从小失去父亲，且“南无余粮，家无恒产”，只有投考船政以求出路。严复参试的第一届招生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时值严父刚去世，即题生情，文情并茂，被学堂创办者、船政大臣沈葆楨置冠其曹，列为第一名录取。这让新生林履中十分仰慕。爱



阳岐村午桥古迹

屋及乌，林履中不仅暗暗以这位学长为人生标杆，还去严复的家乡阳岐游历：在乌龙江北岸南台岛的中段，那也正是林家从永泰到福州的必经之路。沿着午河走过古渡口，去尚书祖庙禅院祀奉南宋民族英雄陈文龙，一路可见丘陵起伏，闽水潺潺，远远近近的船只停泊在江面蓄势待发，萌芽中的理想也许那时就已启航。以至于严复 1893 年与同村的叶大庄结伴回到阳岐时所抒发的《怀阳岐》，在林履中读来都感同身受：“不返阳岐廿载强，李陀依旧挂斜阳。鳌头山好浮佳气，崎角风微簇野航。” 1875 年，林履中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和严复、刘步蟾、萨镇冰、林泰曾等同学一起实习，实现了驾驭滕舫巨舰乘风破浪的理想。这一次出洋航行练习，途经新加坡、小吕宋、槟榔等口岸达日本后返回国，首开近代中国军舰远航外

国之先例，被评为“心细胆大，独当一面”。1879 年严复从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毕业回国，先在船政学堂任总教习，次年调往天津，转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升任总办。其间，林履中也于 1881 年调往天津北洋舰队练习舰任教练。严复作为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于 1877 年到英国学习，几年后，林履中也成为第二批留学生，进入英国学习。林履中与严复的人生坐标愈趋愈近，在思想上也越来越一致，

那就是：在辽阔的世界上，放眼看世界，做一个不狭隘不固步的人。

他与林森林、陈英和许寿山等同学感情最深。同窗四年，毕业后又一同到“建威”练习舰上实习。他们相约“苟富贵，无相忘”。林履中离乡北上时，把兄长林钧一家也托付给了他们。其间，林森林、陈英还联名保荐林钧去船政局考工所教书，在东所任文案。这不仅解决了后顾之忧，也使得侄儿林白水在他们身边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增长了不少见识。1884 年 8 月 23 日，法舰突袭中国舰队，陈英任管带的“福星”号贯穿敌阵，一船独战三舰。陈英在瞭望台上中弹牺牲。临终铮铮誓言流传至今：“男子汉享食国家的俸禄，应当以身殉国！今日临阵，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全船 95 名官兵，战死 70 多人。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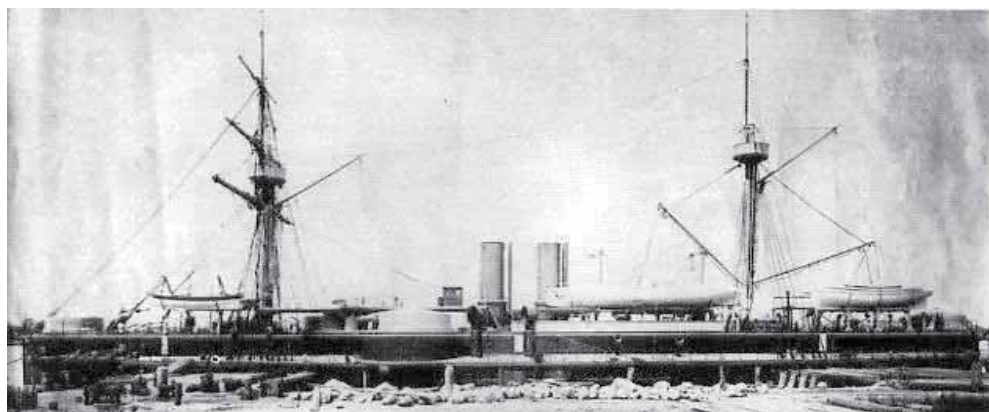
同时，林森林任管带的“建胜”号以及许寿山任管带的“振威”号也积极参战，不幸被炮击沉，林森林、许寿山壮烈牺牲。时值林履中留学在外，消息传来，他为自己没能够与兄弟一起浴血奋战而耿耿于怀，更为永失良师益友怆然涕下。他挚爱的三位同学都牺牲了！这个本来就寡言的人，从此更少说话，沉默越来越多。

林履中第一次出国上岸，是在1882年奉命去德国协驾“定远”铁舰，主要任务是验收铁舰的鱼雷、炮位、器械等。他终日徜徉在洋人的舰艇上，画图、标记，体悟洋舰洋械构造之美妙与奥秘，到了如痴如醉、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他甚至对德意志家喻户晓的马丁·路德金以及宗教改革都充耳不闻，只知道协助刘步蟾一行，把清政府向洋人购买的第一艘铁舰开回中国。1884年到1885年，作为船政第二批留学生，他又到了英国，长长的辫子，厚厚的大棉裤，每每被那些穿着风衣的人当成了笑柄。别人讥笑他不管，

有吃有住，当好好读书。他在高士堡学堂深造了航海、枪炮、算术、电学等学科，收获满满。只是大不列颠不仅冷，还雾蒙蒙的，时常困惑人。英国有个女皇，而中国也是老佛爷，她们所施行的国策怎么大不一样？这一回，他开始对这个大不列颠帝国何以强大发生了兴趣，连失地约翰王和大宪章都有所涉猎。他在哥特式的教堂外面流连，怎么看那都像一艘艘船舶大摇大摆穿行在人世间。他喜欢上透纳的画，特别是那幅《海景》，宽阔的海面上，有三五只船和一点像红太阳一样的浮标。

1882年夏天，他趁出国前的空隙返乡省亲。这是他最后一次回乡。家人给他敬上了一杯茶，是他最喜欢的茉莉花茶。他拉过贤侄林白水一比高低，几年不见，林白水已长成风华正茂的少年。林履中对林白水视如己出，一如当年叔父之于他。在船政学堂学习期间，他每周回家即把侄儿抱在怀里，当时就开始教他一些简单的英文。

在侄儿出生到长成少年的过程中，他不仅言传身教，还有意识地对侄儿进行民主启蒙。及至林白水留洋海外，中学与西学兼收并蓄，激发了走出家乡，去看世界，学习先进，服务大



“定远”舰



位于林白水纪念堂内的少谷亭

众的理想。林白水长成青年才俊后，不以做官为念，也不去应试，在明治维新时期三渡东洋，追随孙中山，服膺革命，推崇共和。林履中长年在外，林白水的母亲对其家眷也是多加照应。1893年，林白水因为母亲病重回青圃老家照应期间，对两个弟弟即林履中八九岁的次子继勋和三子继善（长子早逝）也是视如己出。林履中以身殉国的消息传至，林白水连夜从杭州赶回，路上奔波20天。林白水被军阀灭口后，其夫人和年幼的子女由在北京工作的林履中次子林继勋接去同住。

林履中这一次省亲，也为凭吊。重返马江，从马尾信步闽江沿岸，看闽江和自己一样，自己和昔日同学一样，都拥有一腔热血。他就想，如果家国需要，一定不惜以身报国。轻舟能载几多愁？若干年后，在更加汹涌的黄海，不想一语成讖。

十年，两次海战……回顾这样的历史会不会让后人产生宿命的世界观？它似乎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将士的勇敢、忠诚、智慧等，所有的努力和主观能动性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洋人的船坚炮利和统治者的腐朽没落注定让民族的浴血奋战成为一次又一次悲怆轮回。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巧合，谁都看出了相同的时代基因。那一次是在马江，

法国军舰。这一回在黄海，日本联合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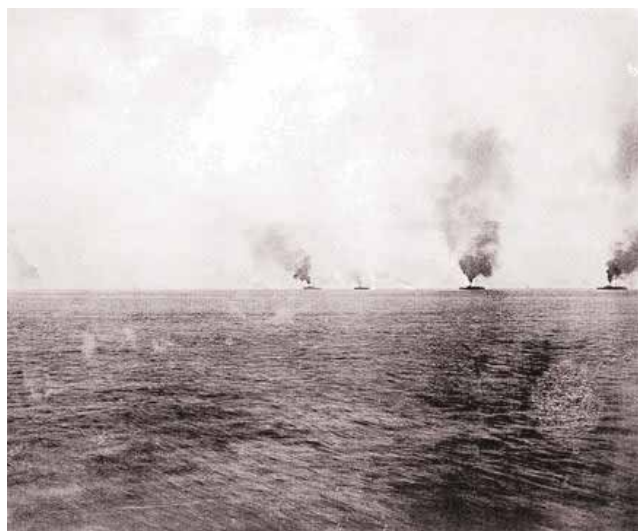
1894年9月17日12点，中日两国舰队在大东沟口外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不然。

且看双方武备。首先到来的日本军舰有“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松岛（总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比睿”“扶桑”“赤城”“西京丸”而北洋舰队刚刚投入战斗时也正是停泊在口外的10艘军舰，数量上倒没多大差别，但是军舰性能差异大。首先，日本联合舰队中的“吉野”“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和“秋津洲”均为1889年后的军舰，而北洋舰队参战军舰只有中途支援的“平远广丙”和“福龙”为1889年及以后的军舰，除了“福龙”艇为德国造外，其余均为中国自造，与世界水平相比落后。其次，北洋舰队全部都是使用出厂设备，无论是锅炉还是轮机、武器都早已落后老化，不

似日本大多数都已经更换了新式设备。再次，北洋舰队的数量也弱于日舰。北洋舰队单舰火炮最多火炮仅有 23 门，而日本方面单舰火炮最多则有 34 门。此外，北洋舰队的总吨位也不及日舰。北洋舰队除了“定远”“镇远”这两艘 7220 吨的铁甲舰之外，其余军舰没有一艘超过 3000 吨，最大的“经远”“来远”仅仅 2900 吨，“致远”“靖远”“济远” 2300 吨，“超勇”“扬威”仅 1350 吨。而日舰吨位较为集中，有三个 4278 吨的舰，总吨位达 36133 吨。同时北洋舰队的航速也大不如前，而且单舰最高速仅仅 18 节，日本方面最快的军舰“吉野”舰航速可达 23 节，因此航速问题对于北洋舰队来说也是个致命问题。还有火力方面，日本联合舰队全部使用杀伤力大的新式火药，而北洋舰队的炮弹除了早期从国外订购以外，全部是天津机械局提供。早期订购炮弹装填的也是旧式

黑火药，绝大多数还只是威力一般的实心弹。

回到黄海战场：狭路相逢。丁汝昌命令全舰队排成夹缝雁行阵（“定远”居中，其左为“经远”“致远”“广甲”“济远”，其右为“镇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准备发挥舰艏重炮的优势与敌军乱战，为此还专门下令右转四点。但可惜，由于各舰性能参差不齐，航速无法跟上，特别是右翼“扬威”等舰即使拼尽全速仍旧无法迅速开抵相应位置，这就给了日本舰队一个可乘之机。12 点 20 分，日本联合舰队抓住这个弱点，开始变阵：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组成第一游击队，先行开赴北洋舰队右翼，打掉“扬威”等弱舰后与本队两面夹击北洋舰队。12 点 50 分，在距离 5300 米的海面上，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的左舷 305 主炮发出一声怒吼，炮弹直扑向正在前进的“吉野”



1894 年 9 月 17 日午后 12 时 57 分的黄海海战战场



正在沉没中的“扬威”号

舰，这相当于向北洋舰队下达了攻击命令，随后北洋其余各舰迅速开炮。12点53分，双方距离缩小到3500米，黑白相间的北洋军舰和银白色的日本军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蒸汽动力铁甲舰队的大海战。

其时，林履中履职北洋水师“扬威”快船管带，荐保花翎守备。他担任管带的右翼“扬威”是北洋舰队于1880-1881年从英国订购的小型撞击巡洋舰，舰龄已经快14年，航速早已无法达到当年标准的15节，火炮陈旧落后，防御薄弱，吨位不及对方一半。日本第一游击队各舰吨载均超3000吨，火力猛烈，双方的较量无异于羊和狼的较量。

在海战开始的时候，北洋舰队发挥接敌距离远、舰炮口径大、杀伤力大的优势，重创日舰多艘。但在日本联合舰队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两面夹击后，北洋舰队开始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处在最外围的右翼纷纷中弹。“超勇”中弹沉没，管带黄建勋毅然跳海自尽殉国。“扬威”舰伤痕累累，亟待抢修。“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突然命令转舵撤出战场，竟鬼使神差地撞到了“扬威”号，致舱内弹炸火起，行滞不能支。尽管如此，林履中仍亲率千总三副曾宗巩、曾瑞祺等继续炮轰敌舰，直至“扬威”首尾各炮不能转动，而敌炮纷至，舰身渐次沉没。其间，林履中两次命令舰上官兵跳水向其他舰求救，有65名官兵被鱼雷快艇搭救生还。而他自己奋然蹈海，向艇下游去。都司帮带大副郑文超和守备二副郑景清等七八个官兵



林履中故居主厅的“甲午英烈”牌匾

也跳下水拥向他，被他奋力推开。左一鱼雷艇驶至，投长绳以相援，林履中也推而不就。没有希望了，但至少也没有恐惧。他奋力游向沉没了的“扬威”号，在东经123度40分9秒、北纬39度30分3秒海域，一头栽进被炸开的船体破洞中，向死而生。

林履中并不知：此役血战逾三时，为各国海战所仅见。随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水师左翼总兵林泰曾也先后自杀。4个月后，日军攻占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割地赔偿。明月冲天长叹。彼时的福州青口天高水阔，与波涛汹涌的黄海遥相呼应。闽江水水不深却浩荡，五虎山山不高但有势。历史再也无从寻找他的遗骸。在青圃，故乡为他建造了一处衣冠冢，不止一代人看见了他的血肉和骨头。人民为他树起了丰碑，建立了纪念馆，又将它并入了乡村里的学校。

黄钟瑛，站在历史拐角处

康延平

黄钟瑛，原名良鏗，又名鏊，字赞侯，祖籍长乐，生于闽县南关外茶亭街巷口铺，也就是今天的福州茶亭街。他是宋代大儒黄榦第二十三代孙。父亲黄河澄 1862 年受闽浙总督左宗棠举荐筹办乡团练，保奖五品同知衔。母亲生育六男二女，黄钟瑛排行第五。

生于 1869 年的黄钟瑛 14 岁就先后进入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和刘公岛枪炮学堂学习，毕业后从“济远”号舰水手当起，直至担任海军第一任总司令。他虽然 43 岁病逝，生命短暂却如夏花灿烂。

牙山海战 初试锋芒

黄钟瑛既会驾驶舰只还会使用枪炮，系海军复合型人才，这个早年丧母的孩子由兄嫂照顾长大，故比一般孩子早熟。



黄钟瑛

1894 年 6 月 23 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黄钟瑛所在的“济远”号舰奉令护送“高升”号运兵船前往朝鲜牙山增援，不料在返程途中的牙山口一带遭遇日本三艘军舰围攻。清代，男人从军都还得拖着碍事的长辫子，只因先贤认为头发是父母给的不能乱动，所以在那种桶状的氛围里，海军单单从服装上就无法与别国相匹敌。都说进口炮弹很贵，不如省下钱来造个颐和园玩



“济远”号



当时日本海军最新式的军舰“吉野”号

玩，那当然在激战中只能船中炮、身横尸了。

眼见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相继阵亡，管带方伯谦失去左臂右膀，黄钟瑛便挺身而出，他一边继续应战，一边向管带建议，敌我方三比一，加上自身炮弹不充足，应选择避开“浪连”号，集中所剩火力攻打旗舰“吉野”号。

“吉野”号舰是当时日本海军最新式的军舰，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它将英国穹甲巡洋舰的速度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以23节的速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防护巡洋舰。同时，

“吉野”号又继承了同样由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千代田”号大口径速射炮的全部装备。挑战如此凛凛威风之旗舰，只能证明“济远”号官兵舍命搏豁出去了。果然，穿“皮鞋”的“吉野”号被击中后军心动摇无心恋战，“济远”舰这才得以保全。

初露锋芒的黄钟瑛自然赢得方伯谦等上司的器重，被委以重任直接随舰参加了甲午海战中的

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但饱读诗书的洋务派李鸿章等人的“师夷制夷”之战略理念，敌不过足不出清宫的太后慈禧垂帘听政之弄权术，甲午一战让襁褓中的清朝海军几近清零，纵有黄钟瑛这样的英才，也只能扼腕长叹。

从1902年开始，黄钟瑛历任“海琛”“海天”“海筹”号舰的船械、驾驶、帮带；1904年提为“飞鹰”舰管带；1907年任“镜清”舰管带兼海军部参谋，之后不久调任巡洋舰“海筹”号任管带。

率舰起义 顺势而为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惊醒国人无数，原来中国山河并非独姓叶赫那拉，那是全体国民吭哧吭哧了几千年努力劳作积攒下来的。于是，一个与清政府叫板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了。

朝廷当然要去镇压，派出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长江舰队，去武汉江面与陆军会合，一起对付革命者。

好在萨镇冰也是有胆有识的将领，他顺应了广大官兵对朝廷不满而对革命军心生向往之情，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借由身体不舒服得上岸就医，把舰队临时指挥权交给黄钟瑛。交接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有天知地知萨镇冰知黄钟瑛知。

黄钟瑛手握舰队指挥权。甲午海战以来的一幕幕顿现眼前，遭此内忧外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咱将士是为国为民而战，不是为叶赫那拉氏一家而战，是时候除旧布新了！

他心中暗暗赞成革命，相信自己是理想的起义策应人。他一路以国情民意为重，用眼睛观察周围，用脑子思考行动方案。舰队快到九江时，他又接见了革命志士林森和李烈钧。当林森将“三民主义”之共和理念娓娓道来时，他豁然开朗了，迅速召集部下，晓明大义，并激励士卒参与这一推动历史进程的义举。

众将士苦久矣，个个感奋之余，连夜制作白旗，并与同行各舰遥相呼应。黄钟瑛率舰队起义后，速与九江陆军起义军组建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黄钟瑛成为第一舰队司令。

同年11月，宣布起义的汉口、汉阳相继被清军攻下，黄钟瑛受命率领舰队前往武昌救援。那浩浩荡荡的钢铁之躯在黄钟瑛的率领下沿长江挺进的风头气势，足以令挂满各种辫子的朝廷胆寒。

不几日，朝廷决定议和，与革命军政府各派代表赴上海商议和解条例，前线战事暂缓。为了继续施压让朝廷认真议和，黄钟瑛借口江水急剧退落，舰队必须紧急东去，除留下“江贞”号舰在武昌侯用外，其余舰只悉数返程上海，并在高昌庙港口列阵。

议和期间，各舰代表顺便推举海军新领导，程璧光被推为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为副司令，因程璧光尚在英国未归，由黄钟瑛代理总司令一职。

一切都顺理成章，真有点势如破竹的架势。

助力新政 披肝沥胆

此时，江西军阀黄焕章趁辛亥革命引发的社会动荡，率部在安庆大肆抢掠，百姓苦不堪言。黄钟瑛率“海筹”等舰，配合九江陆军司令李烈钧，齐赴安庆平乱。

李烈钧率兵登岸后，黄钟瑛继续留守舰上镇守江面，威慑对方的同时也防止乱军借水逃遁。为严密防范，黄钟瑛连续几个昼夜没能歇息。由于水陆军配合默契，安庆之乱迅速得以平息。

海军舰队镇暴作用突显，安良作用也很大。当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大通即今天的安徽铜陵时，曾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铜陵虽宣告独立，都督却连夜出走，被抛下的民众在谣言四起中自然惶惶不可终日。

陆军迅速张贴安民布告，告诉民众什么叫“三民主义”、什么叫“共和制度”，民众这才知

晓剪辫子与砍头的区别，此次起义与朝廷讲的叛乱截然不同，“共和”就是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改朝换代……“共和”的主张这下深得民心，民众有了奔头，加上黄种瑛的舰队像定海神针一样杵在港口，社会秩序方日趋稳定。

再接再厉，黄钟瑛又率舰队支援武昌新建立的革命政权。

这是1911年农历九月十一日，清政府垂死挣扎，集中兵力攻入汉口，革命军一直坚持到农历十月八日，但汉阳还是失守，武昌危如累卵。

黄钟瑛得到湖北军政府都督、大元帅黎元洪的电报“汉阳旦暮受敌，且陷，急于赴援”后，立即率舰队，到青山下锚，观察汉口清兵行动。次日，又接到黎元洪炸毁清兵必经的两道铁桥的命令，黄钟瑛迅速通告全军，并指定由“海容”“海筹”“海琛”三舰每日轮流前往轰击。由于舰队的及时援助紧密配合，武昌局势很快得到控制。随后，黄钟瑛率“海容”“海筹”“海琛”等舰返回上海，在高昌庙下锚，一边进坞休整，一边听候命令。

革命形势势如破竹。1911年11月15日，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蒋作宾为次长，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芑铭为次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吕志伊为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王鸿猷为次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魏宸组为次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居正为次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次长，张謇为实业总长、马君武为次长，汤寿潜为交通

总长。不几日，黄钟瑛因战功被推举为海军副司令，因总司令程璧光仍在英国未回，黄钟瑛任代总司令。

到了11月底，黄钟瑛率舰队攻打南京，与辫子军张勋所率的清军决一雌雄。辫子军中拥有大量民众子弟，朝廷长期只顾自己享受，不管百姓死活，他们凭什么为这样的朝廷送命？于是乎一听炮响他们便纷纷退却，不几日，12月2日，南京宣告光复。

1912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任命黄钟瑛为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1月5日，孙中山召开首次



黄钟瑛（右）与孙中山（中）、黄兴（左）合影



黄钟瑛墓

在此位必谋此政，黄钟瑛决定整顿海军。他支持国民教育会负责人李钟钰等人的倡议，设立随营宣讲团，编辑发行《军中白话宣讲书》，要求海军将士革除以往的“权利思想”，“必使国民心理陷于旧社会之习惯沾染者，莫不扫除更新”等，务必共守军法。

国务会议，海军总长黄钟瑛出席。

《海军大事记》记载：民国元年（1912）改正朔，以太阳历纪年。1月1日，即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举总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以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芑铭次之。取五族共和之义，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光芒为海军旗。

南北统一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任大总统。

黄钟瑛觉得袁世凯诡计多端不可共事，加上自己身体不好，就以资历能力欠缺提出辞呈，并举荐刘冠雄任海军总长。但黄钟瑛德高望重，这一去留问题关系到海军官兵士气，并且总司令一职又非“资深望重之员不足以资表率”，因此北京政府和刘冠雄竭力挽留，最终黄钟瑛只辞去总长职，仍留任海军总司令，以维系大局。

从1912年6月开始，黄钟瑛感觉自己病情越发严重，力不从心，但新政权百废待兴，整顿海军也刚刚上手，实在没办法请假就医。他仍旧事必躬亲，常常工作至深夜，终因操劳过度，于10月28日吐了血，被紧急送往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

11月，黄钟瑛在病榻上被授予海军中将衔，遗憾的是再高的头衔也无法挽回他的健康。12月4日，他生命的脚步永远停止在43岁的门槛上。

12月28日，孙中山亲临上海参加黄钟瑛追悼会并发表演说，并亲题挽联一副：“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黄钟瑛灵柩于1913年1月12日由军舰送回福州，19日在福州孔庙明伦堂召开追悼会，葬礼按海军上将级别举办，全军下半旗哀悼，国内各界知名人士送来许多祭文和挽幛。9月4日，黄钟瑛的灵柩葬于福州梅亭天财山他父母的坟旁。

林泰曾的最后时刻

蒹 葭

1894年11月16日，威海刘公岛，浅滩上伏着北洋海军的铁甲舰“镇远”号，上面满是弹孔、凹槽和火痕，像头饱经沧桑的巨鲸。

夜色淡去，太阳照常升起，很快有人发现了异样。杨副管驾带人冲进住舱撞开舰长室，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瞳孔极度缩小，皮肤湿冷，呼吸抑制……

典型的吗啡中毒，可是太晚了，抱歉，我已经无能为力。”刘公岛医院的英国医生格卫龄检查完叹了口气。桌上有一只空碗，底部有些许黑色块状物，那是还没有溶解的鸦片。

北洋海军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舰长）林泰曾，在126年前那个深秋的清晨服鸦片自杀，时年42岁。



甲午战后的“镇远”舰，白圈标出着弹点



林泰曾，原图由法国船政文化研究者魏延年先生提供

北洋海军的左翼总兵军衔相当于今天的少将，职权位列海军第二；“镇远”是清政府仅有的两条铁甲舰之一，为国之重器，类似今天的航母。林总兵自杀前不久，中日甲午海战刚刚暂告段落。国事维艰，海军高官突然自尽，无疑让严峻的战势、衰落的国运雪上加霜。一时间军内哗然，朝野震惊。

林总兵自杀的消息成为热议话题，有人说他是因两天前“镇远”触礁过于内疚，也有人说他是自证清白驳斥通敌谣言，还有人说他是对战势失去信心，更有甚者翻出之前种种八卦，说他为人胆小怕事……不知是否受舆论影响，最终官方调查结果是：“林泰曾向来胆小，想因疏忽，内疚轻生。”

胆小轻生，成为林泰曾的盖棺定论，一直影响至今。

但林泰曾是中国第一代海军着重培养的三位

英才之一，做船政学生时就“历考优等”，被誉为“闽省学生出色之人”，而后选派留学、接轨回国、接手营务、初创海军、训练巡航……顺利完成一个个重要任务。借用中国心理学家编制的军官大五量表 MOVPS，请一些在近代海军史方面的资深研究者对他进行人格-岗位适应性的评估，发现他擅长组织、协调和管理，同时在军事指挥才能方面表现优秀。

诚如李鸿章所谓的“向来”胆小，为何还费尽心思将他调入自己麾下？当时自杀用鸦片泡酒，但鸦片溶解度差，达到致死剂量且要喝上一壶，而且味道难喝得让人想死，哦不，是难喝得让人都不想去死，比如后来战败前自杀的刘公岛护军戴宗骞就要别人补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过程持续到次日中午。林泰曾从服药到死亡仅2个小时，可见他求死之心之决绝。死都不惧，算胆小吗？

事出蹊跷，还是来回顾下他自尽前的几个关键轨迹。

事件 1：战前，猝不及防的一枚标签

1894年6月20日，林泰曾作为北洋舰队分遣队司令，奉命率“镇远”“超勇”“广丙”三舰前往朝鲜仁川等地巡航。很快，他发现战争的步伐无法阻挡，于是立即向上司李鸿章发电报申请支援。

然而李鸿章心里一万个不想打仗。作为风

头正劲的洋务权臣，一旦开战，家底都得赔光，因此他一直积极寻求列强对日本的外交牵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正好利用这种心态，一面增兵一面释出和平信息。李鸿章越是怕轻举妄动成为日本出兵的借口，手下那群将领越不安生：这边海军的林泰曾请派鱼雷艇，陆军的叶志超嚷着大举增兵，这关头不省心的朝廷还送来一份400里密谕，“筹战”“钦此”等字眼让李鸿章头大了好几圈。

不明真相的林泰曾一门心思从战事出发，三番五次地请求支援备战。李鸿章询问丁汝昌意见后却将“镇远”舰调回。

林泰曾没想到，兢兢业业换来兜头一盆冷水。只是冷水倒也算了，自己正在以身犯险被上级盖章“胆怯张皇”？不光林泰曾震惊，舰队总司令丁汝昌及整个海军在接到李鸿章电训后也集体陷入了困惑和迷茫。丁军门只好唯唯道：“此系大帅权衡，何敢参议。”

受了委屈的林总兵倒没有消极怠工，而是根据形势率舰队转移牙山，以此为据点巡航侦察，直到他获得了日军大举增兵仁川的消息。而这时，牙山通往李鸿章所在地天津的电报已经阻断，他作为分舰队司令，得为手下的一众舰长和军舰负责。

等不到命令，战事却拖不得，1894年7月1日，林泰曾率各舰归航，计划随后“合大队来攻”。他大概认为，李鸿章之前电报指示过让他“相机进退”，所以此举不算违令，但没想到李鸿章刚通过俄国人得到了陆奥宗光不开战的承诺，

合队来攻自然化为泡影，林泰曾仁川率舰返回反而成了重大过错。

日本战争文学家小笠原长生的小说中引述战后缴获的林泰曾日记，提到了林泰曾事后的反应：“呜呼。泰曾一介武夫耳，才拙识浅，但忧国家知无不言。既傅相已有成算，何敢再言战？唯谨待傅相之命而已。”

武将在清朝地位低下，但晚清建立的第一支高学历、职业化海军，已经摆脱了传统的鄙陋印迹，那些留英留美的海军军官更是以精英自居。林泰曾作为此列中人，此时却自贬自嘲“一介武夫”，可见备战热情彻底凉了。与此同时，那枚“胆小张皇”的标签却越发显眼，李鸿章后来批评丁汝昌时都会捎带上他：“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中西人传为笑谈。”

当时“中西人”的八卦热情不亚于今天的吃瓜群众，成山头电报委员报告的“林泰曾海上



1894年中日甲午大东沟海战，1894年11月《伦敦新闻画报》根据目击者描述绘制

遇日舰逃窜事件”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他当时亲临现场。这个故事从一群洋人那传到了林泰曾老同学、时为盛宣怀秘书的罗丰禄耳中，他展开调查，结果查无此事。但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事已至此，林泰曾跳进黄海也洗不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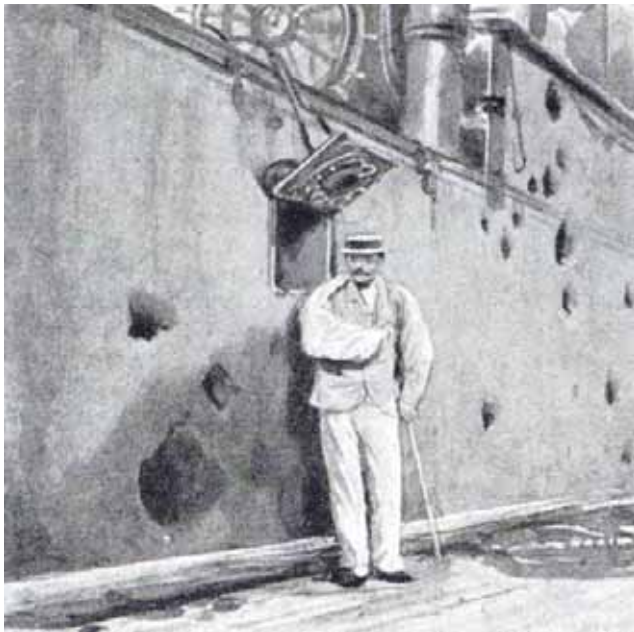
事件 2：海战正酣，舰长却精神失常？

1894 年 7 月 25 日，中日丰岛海战爆发，李鸿章调停避战的希望彻底破灭。在此之际林泰曾申请辞职，气头上的李鸿章断然拒绝并放狠话：再提不干就砍了你。林泰曾只得继续留岗，直到那场决定了中日两国国命的大东沟海战爆发。

1894 年 9 月 17 日下午，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浓烟滚滚，炮火如雨，冲天水柱此起彼伏。当中国舰队先期失利，接连损失了“致远”“经远”等巡洋舰后，局势全都系在两条铁甲舰上。旗舰“定远”在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管带刘步蟾



日本旗舰松岛被镇远 305 毫米主炮命中后左舷留下的巨大伤口



黄海海战后受伤的“镇远”舰和它的炮务官、德国人哈卜门，1895 年 5 月 4 日《图片报》

的指挥下如中流砥柱抵抗着日舰疯狂的围攻，然而在“镇远”舰的指挥塔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镇远”舰帮带大副、美国洋员马吉芬（McGiffin）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不断地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从我下方的指挥塔里传出……我惊讶地发现这竟是我那尊敬的舰长发出的！他正跪倒在地，以极快的语速用中文喃喃自语……”

一位参战的中国海军军官卢毓英也印证了此事：“大东沟之役，林惊惶无措，故置浓酒作长饮大醉，而卜于战台之下，所有调遣悉托其副驾带杨用霖之身上，备诸死具如迷药洋烟之类。”

好在“镇远”有一位非常出色英勇的副舰长

杨用霖，代替舰长全权指挥，挽救了军舰并改写了战局：关键时刻“镇远”连发两枚305毫米炮弹命中日本旗舰“松岛”，其中一枚开花弹引起“松岛”弹药库的爆炸，致船上四分之一成员伤亡，武器、液压舵轮严重受损，不多时便集结舰队撤出战场。若非如此，林泰曾这次渎职的后果可能难以估量。

事件3：老司机“科目二”失败

1894年11月14日黎明，威海湾和刘公岛夹峙的西北口传来一声巨响。“镇远”舰庞大的身躯剧烈颤抖，向左倾斜。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们立即启动损管措施：堵漏、抽水、关水密门……然而海水还是源源不断漏进了弹药舱、帆舱、煤舱、锅炉舱及水力机舱。

据后来的调查报告，事故原因是铁甲舰在鱼贯入港时，前面“定远”7000多吨的身躯产生巨大的分水压，推偏了浮标，导致后面的“镇远”舰对航道判断失误，擦过靠近刘公岛一侧浅滩的礁石，致左舷舰底裂坏擦伤达8处之多。

大东沟海战已损失了数条巡洋舰，两条铁甲舰成了清政府最后的威慑力量。其中一条竟在节骨眼上出了严重事故，更糟的是，日本陆军即将在旅顺登陆，“镇远”无法前往唯一拥有干坞的旅顺港修理。

那天的入口指挥是管带林泰曾。他作为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的佼佼者，曾战胜地中海的飓风、印度洋的无补给航线、苏伊士运河的浅窄河道以及朝鲜海岸的暗礁险滩，最后却栽在了往返多趟的刘公岛北口，而且那次返港只开出了8节航速（1节=时速1海里≈时速1.852公里）。



如今的刘公岛西北口景象。前方就是当年“镇远”触礁处。位于北口处的两桅两烟囱船影是正要上坞油底的复原“定远”舰模型，同级的“镇远”舰外形与之酷似，恍惚有种历史重现的幻觉。隋东升先生2016年摄于威海北山嘴

家门口低速触礁，不和老司机倒车入库失败一样？以至于事故上报后李鸿章的第一反应是，难不成林是故意损坏？

虽然最后的调查证明了林总兵的清白，但关于他胆小轻生的论调却成为他长久的身后之名。

那么，林泰曾为什么会在战前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

舆论压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中国古代长平之战，一个反间计几乎奠定战局。甲午战前的负面舆论最终产生了莫大影响，这件事追踪起来还有些耐人寻味。如今史学界证实当年日本间谍在战前活动相当猖獗，就连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都与日本间谍石川伍一牵连不清。这层关系对林泰曾事件起到什么作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关键时期某些势力蓄意挑衅刺激高阶军人，引诱他们出现过失行为，是一项军事心理学范畴的常规操作。

林泰曾之所以在最后时刻选择自杀，更可能是一系列外界因素，包括困惑和奋斗目标坍塌造成的心理障碍。从史料中看到，林泰曾和同学们刚从船政学堂毕业时曾有豪言壮语：“从今而后，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让最可怕的困难变成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多年以后，他却在日记中自嘲为“一介武夫”，挫败感极强，感叹报国无门，如此天壤之别真有些讽刺。林泰曾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我原以为自己成了国之干臣，哪知到头来还是一介武

夫，为国备战不遗余力，谁知主帅和朝廷却各怀心思。袁世凯三电乞归，叶志超推诿责任，我兢兢业业反成了“胆怯张惶”“畏日遁走”……报国无门，罪由我起，活着夫复何益？林泰曾空怀职业军人的责任感以及一腔报国之志，却因清政府的昏聩无能和领导的轻率误判，成了一己私利下的炮灰，豪情壮志化为心灰意冷和无助绝望。

最后，造成他自杀的，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1770年英国皇家海军开始给西印度舰队的水手定量配给掺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标志着皇家海军开始正式减少麻醉品依赖的努力。嗯，你没看错，这是皇家海军旨在降低官兵酒精滥用的努力，因为那些家伙之前都直接喝烈酒。

过去军队的酒精-麻醉品滥用是个普遍问题。美国内战中酗酒和吸食鸦片司空见惯，越战期间34%的美国士兵吸食过大麻，50%的人服过海洛因。军人面临着平民不会遇到的巨大压力，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酒精和麻醉品滥用的诱因。

北洋海军同样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导致林泰曾能够“置浓酒”，“备诸死具如迷药洋烟”。洋烟是鸦片，迷药或许是麻醉剂，甚至可能是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的可卡因。可以试想，林在情绪低落时沾染上这些东西以至沉迷，在那个时棘人困之际，加速了他的精神状况的恶化。

林泰曾是否胆小恐怕还会继续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精神上的完人，面对战争的人永远都充满不确定性。

台北邂逅乡贤

林 山

到台北，自然要去走走介寿路。这是清朝时台北府城的东门街。台北府的建置，是1874年，54岁的乡先贤沈葆楨作为钦差大臣抚台时确定的。

介寿路现在叫凯达格兰大道。旁边有个介寿公园，一个不张扬的简朴公园。

远远就会看到公园内有尊塑像。是哪个名人呢？近些一看，肃然起敬。那是乡先贤、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铜像。

说到林森先生，福州人大都知道他出生于五虎山下、闽江畔的尚干凤港。先生是同盟会的元老，1932年到1943年期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一生清正廉洁，是邑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1943年8月1日，先生在重庆逝世，享年76岁。中共中央发唁电称：“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同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先生举行了公祭。11月7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林 森

为了纪念，当时国内许多城市的街道被命名为“林森路”。如现在重庆市的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南京市的长江路、上海市的淮海中路、武汉市汉口区的一元路、贵阳市的六洞街、天津市的新华路等。

而现在宝岛台湾，许多地方的道路依然保留“林森”的命名。如位于台北市的林森南路和北路。还有台中市雾峰区、台中市西区、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市、新竹市、嘉义市等都有林森路。行走其中，就会想起先生，想起有关他的或

多或少的经历。即使是问个路，人们也自然会提起他。

在台北，邂逅我敬重的先生塑像，感慨良多。介寿公园，因为塑着林森先生铜像，其实就是林森公园。在他老家，我想也应该有个林森公园。2016年福建林森公园海内外诗联征稿，我特意为公园正门牌坊撰联“淘江脉自廉泉，两袖清风亲百姓；凤港潮通大海，三山皓月映千秋”，以此表达敬意。

我出生时家在南台岛程埔头聚和路七星巷，称“随庐”。曾经随母亲找到这里。古厝以木构为主，对门就是七星巷2号，青砖百叶窗的林森公馆。先生回乡，有时就住在这里。1991年10月20日，福州市政府挂牌“福州市名人故居——林森故居”予以保护。我小时候在闽侯县生活。闽侯因为是先生的家乡，曾经改名为“林

森县”。但到了台湾，我欣喜地看到许多地方也有先生的踪影。

说起来，先生与台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台湾曾经是福建省的一个府，福州则一直是福建省的省会。所以，历史以来，福州和台湾的关系非同一般。1881年，先生13岁，到美国教会办的洋学堂鹤龄英华书院读书。那时的书院，人们仍习惯性地称呼为书斋，所以鹤龄英华书院也称“英华斋”。1884年冬天，台湾知府刘铭传在台湾创办西学堂，到省城福州招10名洋务通译。受“科技救国”等新潮思想的影响，也因为曾在英华斋当学生自治会会长，跟校方有许多交锋，而且英华毕业多半去当传教士，或者到海关或洋行工作，先生不想也不能再念下去了，毅然决然选择报考台湾西学堂。很开心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先生因求学第一次登上海峡东岸的宝



仓山程埔头七星巷2号林森故居

岛。也许先生未曾预料到台湾就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起点，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在西学堂读完，先生又考进刚创办的台湾电报学堂，学成后就去了台北电报局工作。早在1874年，沈葆楨督办台防时，就准备在台北设立电报局。或许冥冥之中，先生在电报局工作，也是延续某种乡亲的缘分。

在台湾，林森努力学习，学成后，努力工作。他与人为善，是个谦谦君子，在台湾结交了许多朋友，并结下了深厚情谊。有一天，先生接到孙中山来电，请他回大陆，一起谋划反清大业。林森苦于路费没有着落，走不了。正着急之时，他的台南朋友林志图得知此事，立马赶到台北，专门送来经费资助，还先去码头那边雇船，然后再送先生上船，直到船开走后，才放心地回家。

林志图这样做，是有缘故的。他祖籍福建安溪，是台南麻豆林文敏后代。先生在嘉义地方法院工作时相识，因为是本家，便视同兄弟。先生回大陆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有机会就邀林志图来相聚。20世纪30年代，林志图因家境困难，两次过海到大陆，先后将两个儿子放心地托付先生代为栽培。先生曾经撰了一副对联赠给林志图：“兰室清言怀古契，竹森幽趣得天和。”据说在台湾麻豆林家祠堂里还可以看到。

在台北电报局工作时，正是甲午战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

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激起了全国爱国志士的义愤。台湾民众向清政府发去的抗议电报和向各地拍发的求援电讯，先生在台北电报局都积极配合，及时帮助发出。

1895年5月，清政府驻台机构包括台北电报局要撤往海峡西岸的福建。但满腔爱国情怀的先生却留了下来，投入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先生和电报局同人、学堂师生组织地雷队，加紧训练，以对抗日军的侵略。后来参加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抗日队伍。

1895年秋，先生离开台湾回到福州之后，除了应聘在母校英华书院任教之外，与同学林雨时一同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结交有志青年学子，联络革命志士，并与孙中山先生联系，积极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1898年冬，地方官以“乱党”之名要逮捕林森，幸好有亲戚事先闻到风声，催促他快快离开，台湾再次成行。

林森入台后，寄居在台北城大稻埕的留芳照相馆同乡张少湘的居所。上次在台任职期间，他即与张少湘认识，此次来台即借照相馆掩护，秘密与抗日组织联络，从事抗日活动。

张少湘原籍福州，比林森大6岁。父亲曾是沈葆楨的幕僚，因无意仕途，举家迁居台北，在延平北路开设留芳照相馆，兼营印刷。张少湘同情和支持先生的革命活动，先生寄居他家期间，他家自然成为革命同志聚会、联络的场所。林森离台时仍由张少湘设计化装，并陪送到基隆上船，离台后，两人仍书信不断。张的后人还保存

着林森先生的一份亲笔信：“隔别二十稔，怀念时萦……甚望知友尚是健康，衣锦而还。作斗酒叙旧之乐。设我兄有意良会，何日首途，乞先函示，森当策杖相迎，舒我积愆……”张少湘1933年去世，享年72岁，先生闻耗十分悲痛，亲作挽联吊唁。

1899年先生南下嘉义，任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通译。在日本统治下，林森以此职业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他在法院里，看到被捕的抗日同胞受到日军残酷的审讯，常利用职便在翻译时保护被捕的同胞、爱国志士。1900年，先生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警追捕，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他又回到大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就没有再到台湾。

1941年12月9日，先生以国家元首名义，对日宣战。他在临终前还特别嘱托同僚“一定要光复台湾”。

1947年冬，嘉义县建了一个“青芝亭”，竖立纪念碑以纪念林森。碑文记载：“故主席林公子超，民国前十四年春，为革命渡台，任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通译。翌年春，应总理召返国。”

建青芝亭以纪念，是因为先生自号“青芝老人”。连江有座百洞山，又称青芝山。1923年2月8日，先生游青芝山，“一见钟情”，非常喜欢，自号“青芝老人”。他向国外华侨募缘，亲自设计，重建了青芝寺，此佛寺为国内罕见的中西合璧建筑格局。他还选在虎洞与桃源洞之间空地建宅，名为“啸余庐”，门额上书“常关”。厅堂正

中壁上有林森手书的大红“心”字，两边悬挂竹板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门庭有著名画家黄宾虹题刻古篆“啸余楼”。啸余楼供奉西藏九世班禅送给林森白玉佛。啸余楼不大，但环境幽静。山间郁郁葱葱，山石状态各异，山前是滔滔东去的闽江。厅中悬挂的先生画像的两旁是于右任书联：“名昭海岳千秋永，情协讴歌万姓同。”来自青芝寺的一卷佛经，后来陪先生安息。



嘉义公园内的青芝亭



林森先生“青芝老人”印



介寿公园内的林森先生像

介寿公园的铜像，塑的是先生典型的形象：一生长袍马褂，鹤发童颜，银须飘垂，拄一根手杖，戴一副眼镜，仪态端正，举止稳重。恍惚间，我觉得自己置身三坊七巷，在某个巷子，就会遇上这么一位乡里，精神矍铄，儒雅而和蔼，简直就是“厚德宽容”的化身。

先生在家族中是“长”字辈的，字“长仁”，他用了“仁”，他的四个弟弟，依次用了“义”“礼”“智”“信”，其父的家教用心饱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温良恭俭让的林森先生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朴素，如同平民百姓。布袍大褂，安步当车，素食淡饭，陋室自居，人感慨称之“布衣元首”。三坊七巷的文脉，涓涓流淌

在我的乡贤们的言行举止中。

先生号“子超”，有着政治家所应拥有的品质：正直宽容，温和稳健，不徇私情。他却无心政治，被称为“超然派”。我不禁感慨：此“子”“超”然啊。

台北市延平北路一段的甘谷街福德祠，门前转弯角的一座房屋，是林森每次从嘉义到台北下榻的地方。多年后，福州同乡会征得房东的同意，在此屋墙上安上一块铜牌，书有“林森下榻之处”字样，以资纪念。

我曾经多次拜访台北市福州同乡会所在地，里面专设“林森纪念堂”。现在同乡会名称为“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会址在台北市中正区宁波西街。1986年，在台北市福州同乡会新厦林森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对先生的评价是“公忠体国的精神、宁静淡泊的修养、仁民爱物的气度”。

邂逅先生，在台北，在福州，在心中……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勋业纪念集》，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编印

徐燧与徐焯

游友基

—

徐燧（1561-1599），字惟和，别字调侯，闽县（今福州）人。父棉，曾任永宁县令。家道尚殷实。徐燧生性聪慧，更兼勤奋，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18岁前后便为邑庠生。万历十六年（1588），28岁的徐燧乡试中举，当年即与外甥谢肇淛一起赴京赶考（拟应次年春试）。其弟徐焯小他9岁，送他到古田县水口。这是徐燧第一次踏上科考路，结果是落第而归。

徐燧此后多次前往古田，主要是到水口与友人屠田峻聚会、送别，写了不少与困溪有关的诗。屠本峻，字田叔，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从京官礼部郎中，贬谪到水口任盐官（盐运同知）。他与闽中士人过从甚密，是徐燧、徐焯共同的朋友。

屠本峻任职古田水口时，曾与徐燧商议在福州建一座高贤祠，用以供奉福建先贤学者、八闽

已故著名诗人。各地有名宦祠、名贤祠，而无专供已故诗人牌位的诗人祠，这比清乾隆年间福州西湖宛在堂附设诗龛祀诗人要早100多年。

建高贤祠并非易事。首先是筹款。屠本峻捐出了俸禄，闽中名士亦慷慨解囊。徐燧虽不富裕，但平日就喜欢周济他人，被人们称为“穷孟尝”，此次捐资建高贤祠自是倾其所能。其次是选址。徐燧勘察了福州西湖、闽江两岸以及城内名山，最后确定在乌石山建祠，屠本峻对此十分赞同。第三是设计建造。徐燧常到工地巡视，屠本峻来榕亦前往察看。第四是确定入祠者。屠本峻、徐燧与闽中名流多方斟酌，确定入先贤祠有游酢、杨时、黄榦、真德秀等福建历史上9位著名的学者、诗人。唐、五代有诗人欧阳詹、黄滔、徐寅、翁承赞、陈襄，宋代有柳永、李纲、李弥逊、黄公度、敖陶孙、柯梦得、刘克庄、潘枋、严羽、谢翱、杨亿、郑所南，元代有韩信同、杨载、林泉生、陈旅，明代有张以宁、二蓝（仁、智）、林鸿等“闽中十子”……

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燧38岁那年，高贤祠落成。他与屠本峻一起参加了落成庆典活动，作《高贤祠成答屠使君》四首与屠本峻共享喜庆，并表达对建成高贤祠的意义和对闽中诗歌发展的看法：“庙貌壮千秋，英灵托一邱”，“预知百岁后，同得此中游”。曹学佺、徐爌、陈荐夫等均有诗祝贺。同年11月屠本峻奉命入楚，任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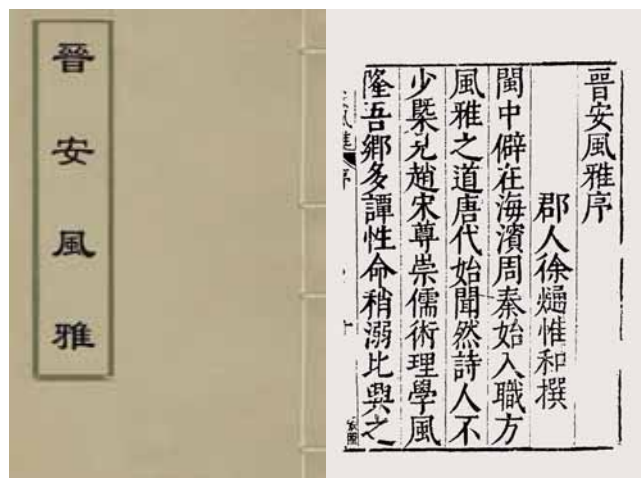
徐燧万万没想到，他亲身参与建造的高贤祠刚刚落成，第二年他就与世长辞，被弟弟徐爌和诗友们送进了这座诗人的殿堂。陈荐夫作祭文，“贤祠俎豆，六代有光”，“敬奉新主，千载弗忘”，代表诗友沉痛悼念徐燧。

后来的年月，徐燧在高贤祠又迎来了他的弟弟徐爌和诗友陈价夫、陈荐夫、曹学佺、谢肇淛等人。高贤祠共祀自唐至明万历年间善声诗者60多人，万历以后又增祀后死者20多人。但不知何时高贤祠成了废祠。晚清郭柏苍感慨万千，作《游高贤废祠》诗，“八代吟魂春寂寂，七城树色晚苍苍。”

徐燧一生负才淹蹇，“违时傲骨贫犹长”，“五字吟成心独苦”（《自题小像》）。他39岁的生命大半耗在举业上，四处春官三下第：第一次如上述。第二次，万历十九年（1591）拟赴二十年（1592）考，抵京，父讣告已至半月，急速奔丧回榕，未应试。第三次，万历二十五年（1597），北上应试，落第。第四次，万历二十五年（1597），又是落第。寒窗苦读、跋涉

长途、落第沮丧，这一切使这位才华横溢的闽中诗人英年早逝。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燧39岁，夏末在古田作《香闺七吊》诗。吊香闺，实为自吊。秋，病症。躺在病床上，他自觉到了该告别科场、回乡隐居的时候了，“结念居南陔”（《下第述怀》），“白首何妨老故园”（《出都门答别邓汝高员外》）。他十分抑郁地回到福州家里，于十月初十日去世。

在科考的沉重压力下，在短促的生命旅程中，徐燧作诗三四千首（收入《幔亭集》2000多首），在福州组织诗社，编就明代闽中诗歌总集《晋安风雅》，推动了明朝中晚期闽中诗坛的风雅重振，贡献不可谓小。他前后花费7年工夫编选《晋安风雅》12卷，明万历年二十五年（1597）竣稿，后刊刻。该书收录了洪武至万历年（1368—1619）福州264位诗人的千余首作品，其“诗人爵里详节”中，载有218名入选诗人的简介。例如，连江选有王德溢、吴文华、陈第、游璉、林



《晋安风雅》，徐燧编撰

金、赵恢、林景清（书中标注为闽县人）等7人诗作15首。除陈第为抗倭名将外，其余多属某个县内的地域性诗人。又如古田县选有元明二朝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以宁的诗，也选了布衣林春秀的诗。《晋安风雅》通过选录诗作和发布诗人小传，把县一级的诗人推向了府一级、省一级乃至全国，这对于不知名的诗人是很大的鼓励。而其所选之诗又体现了闽诗的共同特色，促进了闽诗风雅之重振。

二

徐燧（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他吸取了伯兄的教训，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只是个秀才，不羨春官，终生布衣。其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出生至30岁徐燧逝世时；二、30岁至57岁《鳌峰集》28卷刻成；三、57岁至72岁。

徐燧逝后，家庭的重担便落到徐燧的肩上。徐燧大量购书和慷慨赠予，使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迅速贫困。徐燧给友人写信说，先兄见背之后，家贫竟至“饥无粟，寒无衣”。购书与日常家庭开销相当浩大，需多方筹措，他努力编撰志书，以为经济来源。除分纂《福州府志》、协助谢肇淛纂修《永福县志》外，还远至建阳县修《建阳志》（1600），至福安县修《福安志》（1620），但有时难免入不敷出，那就只好卖书度日，如曾卖《廿一史》，虽如剜肉般痛苦，亦无



谢肇淛撰、徐燧书《重建罗山法海禅寺碑铭》

可奈何也。再有是接受好友官员的馈赠。曹学佺在某年年终就曾赠百金，让他过个好年；他与古田县令杨德周、福清县令费道用关系密切，唱酬之作颇多，亦有赠受之举。

万历四十六年（1618），谢肇淛擢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佥事分巡金沧道，参藩滇南。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长乐人。万历壬辰（1592）进士，任湖州司理，调东昌司理，累官至广西按察使。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燧50岁，为谋出路，决计入滇依肇淛。论辈分，徐燧是谢肇淛的舅父，其实谢肇淛比徐燧还大3岁。九月动身，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湖南辰阳，得到谢肇淛书信，获知黔中疾疫盛行，遂归闽。万历四十八年（1620）元月，回到福州。

崇祯十一年（1638），69岁的徐燧北上山东，欲到友人、巡抚颜继祖（漳州人）幕府谋一饭碗。但清兵逼近济南，颜继祖忙于战事，只赠以

银两，未予接待。徐燏策蹇南归，不数日，济南城破，侥幸保住了一条老命。

这一切，正如曹学佺诗《送徐兴公》所言：“世事何其黯，无风亦自波。”均因“贫甚”“家食弥艰，不得不糊口于四方”（徐燏《寄王东里都院》）。衰朽之夫，何至跋涉道途。其一生大致在贫困中不停地搜书、访书、抄书、购书、编书、著书、刻书……

人生跋涉，不懈努力，徐燏终成著名诗人、藏书家、编辑家、方志学家，在诗歌创作与藏书校勘上成就尤为突出。

闽中结社联吟，蔚成风气。万历中期以后，闽都先后创办了芝山社、红云社、石仓社、泊台社、耆社等。大致万历中年由徐燏、邓原岳、谢肇淛共主诗坛，天启、崇祯年间由徐燏、曹学佺并称诗坛盟主。二徐与谢肇淛、邓原岳、曹学佺、林宏衍、陈荐夫吟咏于闽县竹屿村锦溪竹林精舍，时称“竹林后七贤”。徐燏与叶向高、翁正春、曹学佺、谢肇淛、陈价夫、陈荐夫等结“芝社”，晚年与曹学佺等结耆社。

关于诗社活动情况，谢肇淛《餐荔约》（1608）记曰：“社中诸子唱为餐荔会……每会先记日月、胜地，次列同集姓名，主人分体拈题，坐客即席抽思，虽润色或需他日，而草创必限克期……或征僻事，或歌古诗，诵人间未见之书，谈宇内瑰奇之事。”同社社友轮流值社，往往选择名胜、名园、名寺等处举行，拈韵为诗，且觴且咏，极其自由、惬意。诗社调动了诗人的积极

性，繁荣了创作。在这十余年中，徐燏写了大量的诗歌，“乐府、歌行及近体无所不备”，后学者颇伙，时人誉为“兴公诗派”。诗社活动的运行模式沿袭至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燏撰述《笔精》。这是一部杂著，被称为“学综四部的杂考”，于崇祯五年（1632）刻成。四库本8卷，其中论诗之作占全书一半以上。它以“诗话”形式，阐述中国诗坛某些著名诗人诗作的写作状态与特色，也十分关注闽中诗人，除颇有名气的诗人外，还介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作品，既论列“国朝宗藩之诗”，亦选录布衣之士的诗。无论中国诗坛、闽中诗歌，该书无不力破陈言，“多扩前哲所未发”（邵捷春《徐氏笔精序》）。这实际上是把自已读诗、写诗的经验、体会，与诗友们交流，对于当时闽中诗歌创作，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另一著作《榕阴新检》卷16《诗论》专论闽诗，约百条，可称为“兴公诗话”，其对闽诗的创作与发展，更具指导意义。福建名胜与诗人之作，尽收书中。如《投诗见赏》一则，叙“闽中十子”首领林鸿“诗名闻海内”，有一外省人拜见他，他不见，叫黄玄、周玄问来干吗？这外省人书《送人之荆门》说：“以此诗相评耳。”二玄读至“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大喜，遂白林鸿，林鸿读其诗，甚欢，多所唱和。从此，此外省人名声大噪。此则记载“放大”了“闽中十子”在诗坛上的地位与影响，肯定其以诗会友、惺惺相惜的情怀。他极力推举有成就的诗人，“稚源继响”，高度评价古

田诗人郭文涓的诗歌成就为张以宁逝后 200 年间之“绝响”，“可与晚唐刘、许辈颉颃艺林。”古田县令刘曰旻聘请陈价夫、陈荐夫兄弟修撰县志，他们主张为郭文涓立传，刘县令鉴于郭为当时当地有争议的人物，未允，二陈力争，不听。徐燧闻此，大骂刘知县“俗吏之刚愎自用如此”。徐燧的评点十分到位，精彩迭见。《晞发集诗》引述谢翱诗多首、摘句多条，谓其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虽未足望开元、天宝，亦可以据长庆、宝历之上座矣。”他评诗不避亲，《诗题王墓》说王审知墓题诗甚多，“余伯兄惟和（徐燧）一首为最。”他不仅评诗人，而且评世俗人物的诗，如《寄诗寓意》夸“三山郑堂善诗，且多滑稽”，且引诗一首为证。对于释道之诗如“玉蟾文士”、女性诗歌如“谭氏寄夫”亦予重视。“兴公诗话”指点闽诗继承唐诗传统，不受当时流行诗派的影响，而保持独立的品格，大大鼓舞了闽中诗人的士气，提振了闽诗的艺术水平。

三

在鳌峰坊南侧西端、于山北麓，徐燧、徐燧兄弟居处，有红雨楼，是其父建的藏书楼。

徐燧第一次下第回乡，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红雨楼之南，建斋藏书会友。园中有小山，构斋其上，斋仅三楹，中作会客之用。左右二楹为书房，藏书数千卷，徐氏二兄弟读书其间。在此半亩园地，四周护以短墙，墙上翳以

萝蔓。由园入斋，石磴数十级，曲折逶迤。设石数片，设石几一，石榻二。置兰数本，列种筠竹，青笋彤竿，扶疏掩映，清风时至，天籁自鸣，故名“绿玉斋”。徐燧作《绿玉斋记》叙其事，徐燧作《题绿玉斋》抒赞美之情。

徐燧是大藏书家。逝后，红雨楼、绿玉斋为徐燧继承，由徐燧之子延寿、孙钟震世守护。徐燧也是大藏书家，65 岁时，红雨楼、绿玉斋已装不下其藏书。幸友人曹学佺斥资在绿玉斋东建宛羽楼以藏书。当时名贤叶向高、翁正春、屠本峻、谢肇淛、曹学佺、陈价夫、陈荐夫等都曾先后在此宴集，吟诗作赋。惜明清易代后，红雨楼等建筑改为尼庵。今不存。

徐燧所收之书种类多，特色突出，其中有不少宋元秘本，还收有 140 种戏剧著作。33 岁时作《红雨楼藏书目序》，自云其藏书“可盈五万三千余卷”。其藏书，源自家传、友赠、购买、传抄、编印。家传字画共 2 万卷，其中 1 万余卷为父所遗，数千卷为兄徐燧所遗。徐燧藏书达 7 万多卷，且多善本、珍本。他与藏书家交谊颇深，曹学佺、钱谦益、谢肇淛等常送书给他。他周游四方，每到一处，总乐于购书。抄书成他藏书的重要来源。他抄江浙藏书故家的秘籍，转抄秘府之书，抄录古本。一小部分书来自他自著、自编、刻印。万历三十年（1602），他对自己藏书进行著录，编有《红雨楼书目》一书。曹学佺为编选《石仓历代诗选》，也常来看书、借书。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居士，福建



整峰坊新貌

福州府侯官县洪塘乡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累官四川右参政、四川按察使，有政声。因得罪蜀王，被罢职，回乡建石仓园，致力于闽都文化建设。曹学佺见所积图书越来越多，以至先前所建已容纳不下，便于崇祯七年（1634），斥资为徐燏建了一座新藏书楼——宛羽楼。徐燏不仅藏书，还“传书”，主张“传布为藏”，藏书是为阅读、使用。来他家读书、借书者甚多，徐燏为其设几供茶。

时清军入驻闽地，曹学佺自杀殉节。后，红雨楼、绿玉斋、宛羽楼等藏书楼被破坏，其藏书今已无存。

徐氏兄弟扶持扶持古田布衣诗人林春秀的故事，在闽中诗坛传为佳话。

林春秀，字子实，号云波。他长年衣衫不整，十分落拓，家境贫寒，嗜酒耽诗，每天到友人郑铎家饮酒，醉后，则酒狂不可禁。郑铎度其

量，用锡打造了一个酒壶，上刻“云波”二字，尽量少让他酗酒。林春秀到郑铎家如此豪饮，竟三十年如一日。谢肇淛说：“子实有隽才而不遇，教授山村水郭之间，好饮辄醉，醉则乌乌微吟，久而盈轴，故自号‘枕曲’。”孤独而饮酒吟诗，是深有寄托的。“安知众人不皆醉而子实独醒乎？”（《枕曲集·序》）

林春秀常年寓居水口。其《山居》写自己的闲居生活，对这种自在随意的生活方式十分满意。他在古田境内到处游览，每到一处，必留诗篇。林春秀的诗，具有草根的苦味与韧性，诗的脉搏跃动强劲有力。

徐氏兄弟与林春秀交谊深挚，徐燏《赠林子实山人》诗谓：“何人能识醉中趣？独我许留身后名。”徐燏还为其子林逸夫立传，作《林孝孙传》，赞其克尽孝道。徐燏《榕阴新检》一书引述了徐燏《幔亭集》里这一传记，题为《童孝希闻》，以广为宣扬。对林春秀两代人如此推许，实为闽省诗坛所罕见。

徐燏对林春秀的为人、才华、诗作有深刻的了解。他要林春秀把诗编成集子。诗集编好了，取名《枕曲集》。徐燏把它带到福州刻版、发行，为之作序。他说：“子实生平苦吟，人无知者，自余识子实为之述，世乃知古田有诗人。余又为之梓《枕曲集》行于世，予不负子实矣。”（《题子实遗稿》）徐燏把林春秀推介到闽中诗坛，为之延誉扬名，可谓仁至义尽，惜《枕曲集》失传。

被历史淡忘的福州名臣——林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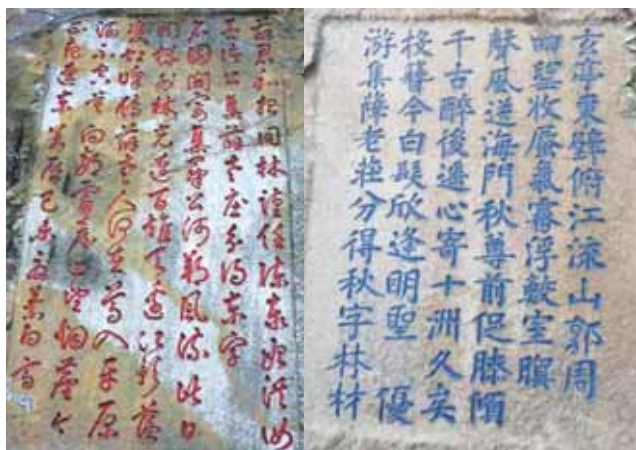
林小龙

福州乌山天秀岩，岩势嵯峨，多幅摩崖石刻镶嵌其间，最显眼的当属元末燕赤不华所书“天秀岩”及明末叶向高、薛梦雷题刻。危耸的峭壁上，另一楷书石刻却鲜有人问津，部分字迹已漫漶不清：“玄亭东壁俯江流，山郭周遭四望收。蜃气雾浮蛟室暝，涛声风送海门秋。尊前促膝倾千古，醉后遥心寄十洲。久矣投簪今白发，欣逢明圣口优游。集薛老庄分得秋字，林材。”

此为晚年的林材与叶向高等人同游、结社福州道山（今乌山）薛老庄时所题。《乌石山志》载：“薛老庄亦名薛老村，在天秀岩左，以近薛老峰，因名。明季诗人结社于此，今庄废。”而林材之名，亦如这阒然无声的石刻，迷离于历史的烟尘中。

“四世簪缨”之家

林材（1550—1625），字谨任，号楚石、九龙山人。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林材以



福州乌山天秀岩的叶向高（左）、林材（右）诗刻

第二百四十九名登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历官吏科都给事中、南京太仆寺卿等职，终南京通政使，崇祯初赠都察院右都御史。一生浩然正气、忠正不阿，曾“以直言谪归”。《明史》有传，各版《福建通志》、民国《闽侯县志》、《长乐六里志》、《闽县乡土志》等地方志亦有传。

林材世居闽县至德里九龙山下的唐屿（今福建福州长乐首占唐屿村）。其父林堪字尚乾，明嘉靖癸卯举人，以孝悌闻名，曾任宣化知县。

林材次子林弘衍，字守易，号得山，官终户部主事，曾与徐燊合著《雪峰志》。

林之蕃，弘衍子，林材孙，字孔硕，号涵斋，别号积翠山陀，崇祯癸未（1643）进士。授嘉兴知县，“为吏清廉有声”、“喜画山水，落笔苍润”。南明隆武时升浙江道监察御史、吏部考功郎中，隆武政权灭，遂归隐山林，终身不仕清。著有《林涵斋集》及《藏山堂遗篇》。

一门两进士，四代皆为官，“闽人称四世簪缨，忠孝经术萃于一门也”。

林材交游甚广，多为其同年进士。譬如内阁首辅叶向高。《林永光诗集叙》中载，叶向高与林材、陈璧（字道良）、林永光四人年少时曾“为笔研交”，师从叶朝荣（叶向高父亲）。叶向高曾把小女儿许配给林材次子林弘衍，惜未婚先逝。林材也为叶向高的著作《纶扉奏草》作过序言。

徐燊、谢肇淛亦为其友，曾同修万历癸丑《福州府志》及《福建运司志》。据徐燊所撰《中

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谢肇淛次女谢琬“适南京通政使林公材男太学生弘澍”。谢氏《小草斋集》中有《答林谨任都谏》，对林材多敬仰之辞；徐氏《鳌峰集》中辑有《寿林楚石都谏七十歌》，是徐燊为林材七十大寿所作。

再譬如，与林材同列于《明史·列传一百三十》的董应举，著作《崇相集》中有《答林楚石书》及《答林楚石》。林之蕃曾“受业司空董崇相先生”。

此外，汤显祖、林熙春、朱长春、赵世显、周之夔、游朴等人亦为其座上宾。

“董狐史笔人皆惊”

林材博学多才，著有《林给谏诗文集》，奏议集有《天垣疏草》，医药学著作有《备药笼中》。今存多为方志类，影响最大的当属万历癸丑《福州府志》。

修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的《福州府志》是在正德庚辰、万历己卯旧郡志的基础上创作，时任福州知府喻政署名“主修”，参纂者有林烜（时任南京工部尚书）、林材、谢肇淛、王宇、徐燊等人，“而主事者实为林材”（徐燊：《新辑红雨楼题记·徐氏家藏书目》），后序亦为林材撰。该志博采广搜、内容翔实，不囿前说、悉从考实，七十六卷的鸿篇巨制堪称明代方志之典范。

事实上，因林材与林烜皆任该志“总裁”，



中华书局版《明史》中的林材传记

皆履职过南京太仆寺卿，并皆与叶向高交好，以至于世人时常混淆他们的名号。自明代藏书家陈第在《世善堂藏书目录》中把七十六卷本《福州府志》归于“林仲山”（林烜）名下后，诸志书便相沿其误。如清道光《福建通志》云：“《世善堂书目》有林仲山著《福州府志》七十六卷，数与此合，仲山，林材号也。”郭白阳《竹间续话》云：“仲山，材号也。”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此外，林材倾其心力主持校订、印行宋淳熙《三山志》，使这一部福州乃至福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郡志得以保存至今。他还参与修纂万历《福建运司志》（即《八闽鹺政志》）及万历三十八年（1610）《闽清县志》。其方志学理论与思想集于著作《郡乘詹言》，惜已无寻。

秉笔直书是林材方志的鲜明特色。林烜对他不乏溢美之词：“独运匠心，不摇群议，卓为良史之才。”谢肇淛评价其志书“世家不能放董狐之笔，宰相不能改吴兢之书，悬之国门，足称实录”；徐燊亦云“董狐史笔人皆惊”。



《三山志》林材序（部分）

道光《福建通志》中所载林材著作

“欲将弊政除圣朝，斗山望拟韩夫子”

万历十二年（1584），林材初授舒城（今安徽舒城）县令。《舒城县志》载，林材上任后，“公明廉峻，令行禁止，仓储遍建，荒政聿修”，万历十七年（1589）大旱，不仅大幅减免税额，还“设厂赈粥，存活万人”。离任后，百姓在县城建祠以兹纪念。

万历十七年（1589）吏部考选，林材由舒城令擢为工科给事中，始开谏垣生涯。再擢户科给事中、吏科右给事中、兵科左给事中，直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升吏科都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为六科之长，虽仅为正七品，却秩卑权重，在明朝中央监察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万历年间发生“国本”之争，明神宗欲废长立爱，以致群臣激愤、朝野动荡。万历十八年（1590），林材率六科言官上疏奏请皇长子朱常洛出阁，后又同吏部的邹元标上疏请定国本（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再请建储预教，又争三王并封之谬”（《明史·林材传》）。最终朱常洛（明光宗）得以上位，君臣矛盾却就此埋下。

明神宗开始荒怠朝政，间或章奏留中，“不报”。

相比“威权震主”的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神宗颇为信任“听话”的王锡爵、赵志皋、张位等阁臣。

“性刚负气”、曾打压正直官员的大学士王锡爵再次奉召入阁。林材极力进谏阻止，还揭发赵志皋、张位工作失职、“拟旨失当”，以致二者在皇帝面前惶悚谢罪。

赵志皋年老且“柔而懦”，尤其在对外作战问题上唯唯诺诺、缺乏主见。吏部郎顾宪成以“空司”的手段请求驱逐，御史冀体亦极力主张，竟被贬斥为民。吏科都给事中林材出面申救冀体，遭罚俸一年。

王锡爵致仕，须“廷推”新阁臣。神宗却多次否决吏部陈有年、顾宪成等人的公正推荐。顾宪成甚至因此被削籍。林材慷慨陈词，为忠臣讨公道，声讨奸佞。

万历二十二年（1594）六月，宫中西华门楼遭雷击发生火灾，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林材借此天象进谏，对时政之缺失一一批驳，数条罪状直指皇帝及“在君侧者”。神宗因正在修省中，强忍怒火而未问罪。

是年年底，林材再次上疏直批神宗用人不当、阻塞言路，言语颇为逆耳。最终，皇帝忍无可忍，大骂“林材这厮，屡次借言欺侮诬谤大臣……暗伤善类”，“全失告君礼体，好生狂悖”（《万历邸钞》）。林材随之被连降三级，贬为程乡典史。

程乡县（今广东梅州）明朝时隶属潮州府，正是唐韩愈当年贬谪之地。赴任不久，林材便辞官还乡。万历二十四年（1596），林材拜谒了韩文公祠，留下了《韩祠》诗刻：



林材《韩祠》诗刻

冲炎叱驭入南天，复岭重关路几千。
休说批鳞追往事，且谭驱鳄溯当年。
凤山献秀凌霄外，龙水浮光绕郭前，
独采芳荪荐明信，五云回首夕阳边。

《韩祠》诗以韩愈自比、自律，是林材此时的心迹写照。

心系边事，反对矿税

“万历三大征”是明神宗为数不多的政绩，即平定宁夏哱拜叛乱、东征抗倭援朝、平定西南杨应龙叛乱。与此同时，辽东蒙古、女真的威胁尚在。对武臣的纠劾，吏科都给事中林材也时常参与，甚至参与战略决策。

辽东战线，蒙古土蛮部时常侵扰边境，镇守国门二十二年的李成梁父子可谓战功赫赫，但也

“贵极而骄，奢侈无度”。他们广交朝中大臣，贿赂权贵，极度败坏风气，还常粉饰战功，滥杀无辜。林材多次上疏弹劾。

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奉命东征。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李如松率官军取得平壤大捷。兵部尚书石星欲大肆庆功，遭林材论止，“星乃不敢滥叙”。

果不出所料，不久李如松便因轻敌兵败碧蹄馆。早先，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等人听信市井无赖沈惟敬的话，力主和谈，接受“封贡”（即接受和谈，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开放朝贡贸易）。蓟辽总督顾养谦不仅主张“封贡”，还曾“力主尽撤”。碧蹄馆一役，官军锐气严重受挫，“封贡”议再起。《明史·林材传》载：“材乞斩应昌、惟敬，不报。”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吏部推顾养谦总理河道，材论止之”。据《明神宗实录》，林材弹劾顾养谦的理由是“虚冒宠荣、祇图规避；不能防海、安能治河”。

对日本入侵朝鲜，林材是坚决的主战派。事实证明，丰臣秀吉的野心绝非“封贡”便可抚平。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他再次发动朝鲜战争，若非其本人突然死去，战况实难预料。而神宗此时才幡然醒悟，革去石星等人的职务。

此外，林材还参与劾罢在辽东、西南战事中失职的南京户部尚书郝杰、刑部尚书徐元泰，致使二者致仕还乡。

万历中后期，神宗为应对财政危机，更因



林材为先祖所立的墓碑有“吏科都给事中材”字样

“好货成癖”，派出大量宦官充当矿税监使前往各地，负责开矿并收税。矿税监使横征暴敛、谋取私利，以致民变不断、危机四伏。

万历二十年（1592），浙江人王君锡奏开易州矿，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林材携右给事中马邦良上疏痛陈矿税之弊，反对开矿、阐明是非，“上幡然”，驱逐了王君锡。可惜，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仍听信内阁大臣张位的谗言，开征矿税，从此“毒流区宇”。数年后，林材在《福州府志》中仍不忘感叹此事。

晚年岁月

《明史·林材传》载：“光宗即位，始起尚宝丞，再迁太仆少卿。还朝未几，即乞归。天启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祯初，赠右都御史。”

家居二十余年，吟诗唱酬、纂修方志，壮志未酬的林材仍心怀社稷，“心期帝德为唐虞，每闻

国事长嗟吁”。

神宗驾崩，继位者却不见得更英明。光宗荒淫，不足一月驾崩；熹宗昏庸，致使阉党肆虐。古稀之年的林材重入仕途，明朝的颓势却已是风雨飘摇、万劫不复。

虽曾有“一岁三迁”的春风得意，亦难掩内心失望。

由尚宝司丞升光禄寺少卿，再升太仆寺少卿，兼右通政一职，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但在太仆寺少卿任上仅仅一个月，林材便“以爱惜身名再乞归”。兵部尚书崔景荣及内阁首辅刘一燝遭弹劾，他受牵连。而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奸臣阮大铖竟“以郡志故，修怨于公”，借机攻讦林材。

此时，党派林立，阉党横行。身为三朝元老，林材本人颇为反感，但他与叶向高、董应举、崔景荣、邹元标等东林党中正直人士过从甚密，政见也颇同。

或许正是叶向高等人的力荐，天启三年（1623）三月，林材复出任南京太仆寺卿。虽是正四品大员，却远离权力中心。徜徉于滁阳醉翁亭，他命人重修二贤祠，祀欧阳修及王禹偁。

天启四年（1624）三月，林材升南京通政使。七月，首辅叶向高受阉党排挤致仕还乡。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兴大狱、铲异己，杀害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唐屿九龙林氏族谱》中记载，林材于是年四月卒于任上，享年七十六岁，却未明死因。

崇祯元年（1628），大批正直的官员得以平

反。朝廷赐予林材高规格的祭葬，并赠“资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葬于侯官（今福州）北门崎上。而此时，林材已离世三年。

林材为言官时，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操守，上批逆鳞，下纠奸邪，能力与胆识毋庸置疑。然而，谏臣频逐，内臣专横，他以七品言官之躯与强大的内阁及皇权抗争，最终仍被无情地放逐。晚年的他虽位及九卿，却身陷党争，无可作为。现实总让他无可奈何而又愤懑。

林材留下的诗文甚少，我们无法得窥他的思想；他的方志著作可谓成就斐然，却屡被后人忽视。

距林材故居百米处，便是福州市级文保“郑和随从李参故居”。而林材故居，斑驳的马鞍墙，高耸的旗杆石，碧波长漾的池水，“养在深闺人未识”，四百多年的沧桑变幻留待后人评说。



林材故居

仰望开满花朵的李树

陈家恬

“嘉列树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爰。既乃长条四布，密叶重阴。夕景回光，傍荫兰林。于是肃肃晨风，飘飘落英。潜实内结，丰采外盈。翠质朱变，形随运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宫动而和甘生。既变洽熟，五色有章，种别类分，或朱或黄。甘酸得适，美逾蜜房。浮彩点驳，赤者如丹，入口流溅，逸味难原。见之则心悦，含之则

安神。”

这是1700多年前西晋文学家傅玄《李赋》对李的礼赞。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李的最饱满、最精彩的赞词。

说到李，说到李子，总绕不过一个村庄——永泰梧桐埔埕。

这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村庄。我说它具有千



永泰梧桐埔埕

年历史。能替我做证的，有那被井绳勒得发紫、勒出道道深痕的古井。一条小路，一棵老树，一口古井，一座旧厝，一块残碣，均为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或关于一户人家，或关于一个宗族，或关于一座村庄。

从北岸看过来，清澈的大樟溪，环绕而过，埔埕如同一只硕乳，袒露在铁券山下，袒露在大樟溪畔。这又是一个神秘的村庄。“埔埕十八巷，走来走去走不透。”不知多少人这样感叹。一条条清癯小巷，如同一曲曲元代小令。随便走进一条小巷，你都会感受到它的韵致、温馨与神秘，都会找到关于曲径通幽的最具体的诠释，关于深宅大院的最生动的解说。

在埔埕，最为神秘者莫过于李子、李咸。与其说埔埕是溪石卵垒成的，不如说是李子、李咸堆成的；与其说它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一粒大

李咸，无论纹理如何繁密，如何难以破译，只要轻轻摊开，细细品味，慢慢琢磨，就会走近它的心灵，找到它的内核。

李繁衍于何时？史书有载，黄帝时期即有“李官”听讼于李树之下。据此推断，李在我国繁衍至少4600年。《尔雅翼》记载：李是最能结果的一种树，故“李”字从木、从子。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能结很多果实的树木那么多，为什么唯独李称木子呢？《素问》替我作了解释：李味酸，属肝，为东方之果，而李在五果中属木，故称木子。虽然牵强，也算一说。

至于埔埕的李栽于何时，有如李花授粉，充满神秘。曾有一位县长带领一班人，驻村入户，持续一周，遍访李农。许多李农一脸茫然，沉思半晌，只说出类似传奇故事开头的那句老话：旧时……

《永福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李树生桃。”据此推定，早在452年前，李就扎根在这里，而且那时的李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否则这样的“小事”怎么可能写入县志“大事记”？

桃、熟、李、丰这四个字，被刻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嵩口的下坂厝（建于1792年）的祝寿围屏。那12扇围屏无疑是精美的，它所折射出来的信息更是弥足珍贵——古老的李，早已演绎为一种具有深刻寓意的文化符号，表达人们心中的美好期盼。



环绕埔埕的大樟溪

物以地彰，地以物显。随着李子、李咸的出名，埔埕声名远播。谁不知埔埕？谁不知埔埕李？谁不知埔李？遥远的不说，就说稍近的吧。比如清朝，300多年前，就有海外同胞来函定购，只要写上“中国埔埕”这四个字，即可寄达。

我一直欣赏古乐府《鸡鸣》那首诗开头的几句：“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李与桃像患难与共的兄弟，更像志同道合的情侣。

卓越的品质需要恒久的坚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读过《晏子春秋》的人可能不多，但许多人对这句名言却耳熟能详。橘如此，李也是。

李之于埔埕，如同香梨之于库尔勒。与其说是李对埔埕的眷顾，不如说是埔埕那一方水土的造化。大樟溪像一位任劳任怨的母亲，用她一点一滴的乳汁，千百年，甚至亿万年，含辛茹苦，喂肥土地，喂大埔埕。那里土地平坦、广袤、肥沃，栽什么都好，栽柿树好，栽梨树也好。遍植李之前，地上的风景是胜过青纱帐的甘蔗林。制糖厂有好几家，处处皆甜美。

古人将种地称作“治地”，一如治病。治病方法有理疗、食疗和药疗，为主要是药疗。药疗讲究“对症下药”。耕、耙、耖、锄诸法相当于理疗。客土相当于食疗。施肥相当于药疗，其药为粪，亦即粪药。“用粪如用药”之说，出自宋代《陈旉农书》：“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



埔埕李咸

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到了清代，发展为《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时宜、土宜和物宜。时宜讲究“寒热不同，各应其候”。土宜要求“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物宜强调“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如麦粟用豆粪，如菜蔬用人粪。古法耕作，在埔埕传承不息。

由于精心侍弄，加上生态环境良好，李园的病虫害极少。即使偶尔发生，他们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对付：请卢公。

卢公是谁？永泰嵩口人氏，民间信奉之神。每当年景欠佳，干旱或生病虫害时，大樟溪沿岸许多地方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卢公圣水。传说，有一年久旱无雨，卢公甚为焦急，在暗亭寺后面跺了一脚，脚印居然深陷石内，瞬间清泉汩汩，不取则不溢，取之也不竭。从此以后，那脚印里的水就被视为圣水，说它能消灾，可祛病，会治虫害。如今，那个脚印还在，那泓圣水还在。

在福首和道士的带领下，一行四五人带着疏文、供品和茶枯敛衽而往。疏文，源于道教，为祈神书函，竖写于黄纸，内容如下：“福州府永泰县廿六都和平乡龙津里文波境 / 奉佛祈福 保安利物 / 率领全体居民虔心拜求 福首（姓名） / 卢公普覆洪恩 垂佑众生 / 虔备香馐 敬祈驾临 / 诚心恭请 / 观音佛母 卢公祖师 / 护法伽蓝 监火元帅 / 祛除虫害 佑民安境 / 某年吉日 百拜投叩。”末尾还有长老携幼代表全体居民签名并按手印。从埔埕到暗亭寺，途经嵩口、长庆两个乡镇，往返约 200 里。即使有车也不坐，即使有船也不搭。他们觉得，徒步是表达虔诚的最好方式。此前三天，全村吃素，1000 多户，家家如此，人人如此。选个日子，两个男人担着香火，



埔埕太平古井

随带蜡烛、鞭炮和雨伞，还有两只清洗过的锡壶，满怀虔诚地去。饿了，就在路边吃点食物；渴了，就向人家要一碗茶水。看见那样的行头，谁都明白是做什么的，都乐于帮助。

到达目的地后，于卢公殿供案敬奉：斋饼、糯米粿、菜丸、白粿各 1 盘；花生、红枣、绿豆、莲子、桂圆汤各 1 碗；甘草茶 3 盏。供毕，诵疏。诵毕，化于燎炉。翌日凌晨吉时，正式恭请，道士拈香，同行鸣炮，依次拜过观音佛母、卢公祖师、伽蓝尊王，同时跪拜、卜筮祈允，顺手各取茶枯火种一炉。点烛，焚香，侍火种。舀出两壶圣水，挂于扁担返回。赶在当天午时回到村里。

还未看到返回的人影，各大厝门前已摆好礼菜，准备接应圣水。回到村里，巡游全村。游过一遍，来到草堂寺，举行大宴。礼菜非常丰盛，摆满几十桌；场面极其壮观，人山人海。仍诵疏，名曰伏以，略似投状，但有疏封，为红纸，无封口；上端居中竖写“卢公祖师”，正中竖写“奉佛祈福请安福首（姓名）”，下端居中竖写“百拜疏申”，内装疏文，黄纸，竖写。

接着由取回圣水的人，亲手把圣水摒入盛有古井水的木槿。众人手捧器具，项背相望，恭接圣水。带回，兑井水。再用自制的竹筒喷雾器，喷李园，洒李树。

仪式到此并没有结束。随即展开的是“十宴”：他们把自己供奉的卢公塑像从草堂寺请出来，由各大厝轮流宴请，每轮 10 天。厝内家家



埔埕草堂寺遗存

献大礼敬供，其间一概素食。这一厝宴毕，那一厝接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浩浩荡荡，一厝连一厝，一场又一场。直到立冬那天“谢冬”之后，通常历时八九个月。其间，火种成为神灵的隐喻，象征光明，象征伟力，象征无虞，象征美好，象征富足，象征所有的希冀。它被虔诚地供奉着，不论出巡，不论静供，不论白天，不论黑夜，总是香火不断、火种不灭、灯火不熄。这些仪式比所有的节日都热闹，比所有的礼仪都讲究。

埔埕人的虔诚付出，得到李树的慷慨回报。

每年六七月份，远望李园，绿浪起伏，连绵不绝。走进一片李园，就像走进美轮美奂的翡翠宫殿，翡翠在身边闪烁；就像潜入碧波荡漾的大海，碧波在头顶汹涌。韦述的《两京记》便是从美学的角度，道出李的别名的由来：东都嘉庆坊有两棵很美的李树。人们称之嘉庆子。别名叫惯了，也就忘了它的本名——原来，李是因美而得名，而扬名的。

夏季李园的美，在树上，也在树下。

结果多的李树，最好用木棍支撑起来，好比搀扶临盆的孕妇。一位老农说，1957年5月，他给一株李树撑了57根木棍。那年这株李树摘了800多斤李子，破了历史纪录，被写入县志。许多木棍撑着被低垂之果压弯的李枝，李园像一片又一片笔直的密林，更像一座连一座别致的凉亭。那些木棍，约略小杯口粗，或长，或短，顶端呈“丫”字形。密密匝匝的木棍，给李园增添了迷离的神韵。趁着“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邀约三五好友，步入李园，也来个“浮瓜沉李”，若干年后，回忆起来，兴许也会像魏文帝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那样铭心刻骨：“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李菇，亦即暗褐网柄牛肝菌，从地面，从树头，从墙壁悄然冒出，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尚未开伞的，犹如钉在地上的短棒；开伞的，菇伞如罗经，菇腿如手腕，浑身墨绿，近乎古铜色，泛着淡淡的油光——令人两眼发光，满怀喜悦。心想，小的不拾，让它长大些。可是，一天是那么大，两天也是那么大，三天过去了，还是那么大。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野生菇蕾被人发现之后，听见说话之后，再也不长大？难道它也害羞，也胆小，也怕惊吓？似乎这就是答案：拾菇时，谁一说话，同伴就会竖起食指，小声地嘘。

论理，埔埕李咸也应该叫那个美丽的名字：嘉庆子。而它却另有芳名：嘉应子。可能是因为

清朝那个嘉庆年号，避讳的缘故。

埔埕李咸致密的纹理，蕴含美感，蕴含情意，蕴含甘甜，蕴含艰辛，蕴含传奇，蕴含哲理，值得细细咀嚼。曝完李咸，给李园松土、施肥之后，整个村庄像李园一样进入休憩的季节，享乐的季节。

演戏，是埔埕人对李子丰收的庆贺，也是他们最喜爱的文化盛宴。各家各户纷纷捐款，请来戏班演戏，日演夜演，持续一两个月。那是埔埕的狂欢节，乡村的嘉年华。

长期以来，埔埕所呈现出来的，始终是一派繁华的景象。走进埔埕老街，仿佛置身于唐宋的时空，明清的时空，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气息，



从四面八方——从黛青的瓦楞，斑驳的墙体，窄小的柴扉，凹陷的门槛，无比光滑的石头路袭来……

那光滑的石头路，光滑的溪石卵，宛如熟透的李子表皮，即使现代最先进的打磨机器，恐怕也难以企及。那些石头是神奇的，发高烧的小孩在石头上躺一会儿，即可退热。所以有人愿以不菲的价格购买因街道改造撬起的石头，置于豪宅，装点门面。那些石头，与其说是悠悠岁月打造出来的，不如说是李子、李咸，它们一颗颗一年年滚动摩擦出来的——没有它们，恐怕不会有那么多清闲的时光，那么多悠然的步履，那么多清脆的木屐声，从街头滑到街尾，又从街尾滑到街头，汇成一曲悦耳的交响，汇成一个“小香港”的美称。

“我曾经长久地凝视着一株开花的李树，贪婪地留恋其中的真理。”这是法国伟大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执着与喜好。

作家张炜在《遥远的动力》一文中写道：“每当疲乏、缺少动力、无精打采的时候，就会想老家屋后那棵大李树，差不多又闻到它的气味，看到繁密的李花，一群群蜂子嗡嗡缠着它，怪模怪样的鸟和蝴蝶也飞来了，心中一阵阵激动，好像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又一次默默地来临了……”

我也喜欢——对着一株开满花朵的李树，对着一颗裹着白纱巾似的果霜的熟透的李子，对着一粒红润而又满蕴沧桑纹理的李咸，凝视，沉思，穿越时空……

行走漈上

冯 平

去往闽清漈上的时候，恰逢南方的雨季。正是芒种农事繁忙的时节，沿路的村庄、田野上却见不到几个人影，丝毫没有农忙时节应有的繁忙景象。路边沟渠边的芋艿静穆肃立，田园中西葫芦与丝瓜的藤蔓爬满瓜架。山坡上野花绽放，山茶结子，有一种寂寞弥漫山间。

我们所要探访的漈上，在两宋时代，是个远近闻名的学村。这个藏匿在深山中的古村，在两

宋 320 年历史中，先后有 18 人考中进士，考中举人、秀才者不计其数。《宋史》中，闽清“一门七进士、五子四登科”故事，就发生在漈上村的陈氏家族。而让我们对漈上产生浓厚兴趣的，正是这陈氏家族的陈祥道、陈旻两兄弟。

与漈上古村渐行渐近，愈发感受到一种神秘幽邃的气息。

转过一段蜿蜒狭窄的盘山公路，是两座隔



闽清漈上村

溪对峙的青山，路边古树参天，溪水潺潺。细雨中，漈上村的现任村支书黄新院，早已等候多时。

我们在此下车，寒暄几句，便随他在细雨中徜徉。

黄新院等候之地，就是漈上古村的村口。村口两侧是陡峭的高山，一叫凤凰山，一叫龙首山，两山拱卫着村口。凤凰山脚的崖壁上，有多处摩崖题刻。其中，“起傅岩”三个大字最为醒目。

起傅岩题刻边上另有一诗：“欲识东君去信催，古人止渴意思梅；根茎虽向春前发，枝叶曾经雪里开；万木丛中推作首，千花圃内独为魁；高才应是和羹手，何必须教傅来说。”（《闽清县志·山川志》：闽清古时遍植梅花，梅溪两岸梅树丛丛，花开时节，飘香千里，故闽清又称“梅邑”）

两处题刻，都出自南宋状元张孝祥的手笔。

与凤凰山遥遥相望的龙首山的石壁上，也镌刻着“龙首岗”题刻，相传为陈祥道所书。题刻字迹骨肉相见，端庄浑厚。

村口有一条自东往西的山涧，涧上有一南北走向的古石桥。这是闽清县保存最完整、最长的宋代石构梁桥，其状似舟，尖端逆流，桥面以青石板平铺而成，桥下巨石裸露，陡峭而又光滑，可见，当年此处水流何等湍急。

这便是“贤良陂”遗迹。

当年，陈旸目睹家乡二都（今云龙乡）农事灌溉用水需求无序，村民常为争夺水源引发械斗。于是，他倡导下游乡亲们兴修水渠，并在漈上水头建筑拦水陂坝，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

这里的河床，属整体的花岗岩结构。陈旸他们便想出妙计，在岩石上凿洞立木桩，坝体材料则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松木、芒草、黄土等进



“龙首岗”题刻，相传为陈祥道所书



贤良陂遗迹



溱上古村村口的宋代古桥



南部山腰上的石雕

行穿插叠压夯构，这样，既牢固又经济。约 30 米宽的石岩河床上，至今仍留有许多排列有序的竖式洞穴，直径二三十厘米。

因为陈昞是在绍圣元年（1094），考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为铭记陈昞的功绩，当地人便将拦水陂取名为“贤良陂”。

出了古木葱郁的村口，前方的景致一下变得豁然开朗。

溱上古村，就坐卧在约 1.5 平方公里呈葫芦状的盆地里，四周层峦叠嶂，山岚蒸腾，形成天然屏障，而村口处便是葫芦嘴。

千年时光荏苒，溱上已经不复旧日模样。除了村口处那座古桥、桥下搬不走的巨石上的竖式洞穴、贤良坡遗址以及山上的摩崖题刻，溱上村里几乎看不到宋时留下的痕迹。

但在古村南部山腰，陈祥道、陈昞父亲陈玩墓葬不远的田垄中，我们看到两尊石雕翁仲和四尊瑞兽。

两尊翁仲身披铠甲戎装，双手持剑，威严凝重；四尊瑞兽为石虎石羊，造型简洁古拙，形象生动，具有较强的宋代石雕风格。

黄新院说，这几件石雕文物，是早先在稻田中被发现掘出的。经专家初步判断，它应是溱上古村的开基者、陈氏家族的先祖陈柄墓葬的附属物。

在距石雕不远处，有一块近 1000 平方米的台地。

这里曾是名噪闽中一带的宋代开闽寺遗址。开闽寺的前身，是建于唐代天复二年（902）的开明院，宋代复建，清代重修，20 世纪 60 年代拆毁。宋代遗留下来的，只有一座石羊、一方石马槽，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溱上盆地里的田产，最早属开明院院产，因战乱荒废。宋代时，二陈的祖先陈柄，自福州大义迁徙闽清县宣政里，在此复耕、开基。

柄生衲、衲生俨、俨生玩。溱上陈氏经过三

代人开拓、耕种、传承，到了陈玩这一代，开始有了发迹的端倪。陈玩生五子：长子深道、次子祥道、三子安道、四子旻道（后改为陈旻）、五子从道。

五兄弟中，除长兄深道在家侍奉父母，主掌家事，其他四兄弟皆进士及第，被称为“五子四登科”。后来，祥道之子陈行中、安道之子陈刚中、旻道之子陈积中，又先后登科进士，叔侄举进士者七人，被称为“一门七进士”。漈上陈氏，由此鹊起。

旻道之子陈积中登科进士后，闽清县为漈上陈氏立“七进士坊”以表彰。但立坊以后，又添了两名进士：陈从道之子陈和中（1154年进士及第）、陈刚中之孙陈问（1235年进士及第）。

因此确切地说，应当是“一门九进士”。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古代科举的进阶道路，大概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府（州）聚数千童生

（没考中秀才的，100岁的也叫童生），拔数十人为生员（俗称秀才）；省聚数千上万生员，拔百十余人为举人；举国聚六七千举人，拔二三百人为进士。

可见，进士及第是何等艰难。

而隐藏在深山中的漈上，在两宋时代，先后有18人考中进士，仅陈氏一门便占了一半。如此闭塞的漈上，为什么能在两宋那300多年间，迸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呢？

黄新院说，两宋时期，漈上隶属闽清县二都宣政里。那时的漈上，山上有古道通往福州府，是通往州府和京都古驿道的重要路段之一。

福建省内尤溪、德化、永春、仙游等地的人，可以从永泰到漈上，再由漈上到闽清渡口。商人由闽江坐船南下，到福州府城经商；学子坐船，上行至南平，转崇阳溪出桐木关，或转南浦江到浦城，翻越仙霞岭北上京都赶考。

两宋时期，也是闽清科举的高光时刻。福州府的第一位状元，便是闽清人许将。此后，又出了黄唐、郑性之（今闽清县梅溪镇石郑村人，娶妻长乐三溪潘氏，登第后迁福州吉庇巷）两位状元，以及黄稹、陈祥道、陈旻、萧德藻、黄师雍等132名进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沿此驿道，走出大山，走出闽清，走向京城。

漈上陈氏能在两宋期间大放异彩，是因漈上陈氏耕读世家，自陈柄起，便重视教育；而葫芦形的盆地800多亩良田，也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漈上梅邑陈氏祖宅

另外，漈上在古驿道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离闽清渡口、集镇尚有一段距离，过往商人学子必须在此处歇脚），让古村看似闭塞，实则与外界洞开。当时漈上的古驿道周边，布满了客棧、米行、布庄、杂货店，十分热闹。集市中心，至今仍有旧墙基石和成堆的瓦砾，石板亦多，疑似古驿站遗址，也印证了曾经的繁华。

陈门九进士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陈祥道、陈旸两兄弟。两兄弟以分著《礼书》150卷、《乐书》200卷而光耀青史。

英宗治平四年（1067），23岁的陈祥道进士及第。以此为始，大山中的漈上陈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陈祥道与同榜进士王雱交好，而王雱的父亲，便是北宋名臣王安石，陈祥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安石的门生。从北宋熙宁三年（1070）至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两度任参知政事，积极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陈祥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深入钻研礼学（即礼经学、礼仪学、礼论、泛礼学）。

陈祥道的任务，就是深入钻研礼学，阐释新义为新法服务。为此，他先后用了20年时间修撰了五部相关专著，分别是：《仪礼注解》（32卷）、《礼记讲义》（24卷）、《论语全解》（10卷）、《礼例注解》（10卷）、《礼书》（150卷）。

元祐四年（1089），他编撰的《礼书》150卷和《仪礼注解》32卷，得到朝廷重臣很高评价。尤其是《礼书》150卷，是对王安石推崇的



漈上洋中古驿道石板桥

《周礼》阐发“义理”，阐释新义，受到王安石和朝廷“用意专精求之，诸儒未见其比”的好评，授陈祥道秘书省正字，赐绯衣，名动天下。当时的哲宗皇帝接受大臣们的建议，特拨纸笔，并派宫内楷书高手3人、画工1人帮助缮写。

陈祥道所著的《礼书》，阐述了我国上古夏商周三代礼制。

书中，介绍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等。还附有示图781幅，依据前人著述，引用儒家经典对上古礼制进行考核订正。内容完备，条理清楚，纠偏补缺，多有独到之处。

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今天的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

《史记》中的礼学论述，以及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

《礼书》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

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也一直很高。

北宋神宗、哲宗时期，朝廷党争十分激烈，政局变动频繁。王安石两次罢相，陈祥道受牵连，加上父亲变故，曾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仕途坎坷曲折。尽管王安石的政敌否定《三经新义》，却对陈祥道的《礼书》十分推崇。

唐代及北宋学者研究上古礼制的著述多佚失，而陈祥道《礼书》却能完整保存下来，成为礼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后世一致认为，陈祥道《礼书》与司马光《书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发展，了解上古时代礼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元丰五年（1082），陈祥道的胞弟、陈旸的胞兄陈安道进士及第。

绍圣元年（1094），陈旸以布衣身份，中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进士。

两宋 320 年间，多数是中进士后多年再中制科，仅 41 名“以大科名世”，其中仅有 7 人布衣出身，陈旸便是这 7 人之一。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

陈旸自幼聪慧，博览群书，起傅岩所在的山上，便是陈旸年少时的读书处。关于陈旸的好学，濂上有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

古时的濂上村村口，有一棵巨藤横卧溪流两岸。少年陈旸每日在桥上往返，一趟都是 120 步。一日他在浏览书卷之时，突然心生一念，自己每日读书虽多，却无法牢记，何不只认读 120 字，将之背熟读透？

于是，陈旸便将这个想法践行。陈旸的这一独特的读书法，为他后来完成鸿篇巨制《乐书》，奠定了知识基础。

南宋进士陈善在《陈晋之读书法》（陈旸字晋之）中这样评价：“读书唯在记牢，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读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是虽一岁未曾得百二十字也，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意思是说，陈旸每日只读 120 字，到最后无书不读，自己有贪多之癖，反而腹中空虚。

陈旸受其兄陈祥道影响，立志著书。

宋徽宗即位后，陈旸进献《迓衡集》，得到赏识，升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崇宁二年（1103），时任礼部员外郎的陈旸，著成《乐书》200 卷。朝廷上下给予很高评价。

陈旸所著《乐书》卷目浩繁，共达 200 卷之巨，收录音乐条目 1300 多条，是我国第一部大

型音乐百科全书。这部音乐通史，记载了上自三代，下至宋朝的历代乐制、乐论、八音、歌曲、百戏、五礼之乐等，每一类条目皆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详加论证。《乐书》不但“引据浩博，辩论亦极精，上体对圣意，贯穿明备”，而且“雅俗音器歌舞，下及民间杂戏，无不备载”。

陈旸后被升任为鸿泸寺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又编撰发行《礼记》（10卷）、《孟子解义》（14卷）、《论语句解》（10卷）、《北郊礼典》（30卷）。但他最珍贵的《乐书》（200卷），却因当时国事多难，战事频仍，故一直到他61岁去世时，该书都未曾刊刻，抱憾终身。直至百年之后，陈旸的后人陈岐，历经多年访求之苦，在南宋庆元六年（1200）才得到书稿。因得宋宁宗赵扩鼎力相助，并请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作序，陈旸的这部音乐巨著，才得以刊刻问世，并流传至今。

南宋时期，与陆游、辛弃疾齐名的著名诗人张孝祥，曾慕名专程访问漈上。他在凤凰山陈祥道、陈旸读书处，题写“起傅岩”三个摩崖大字，将二陈兄弟比作古殷商时在山西傅岩当版筑工、后被殷高宗武丁重用拜为丞相的傅说。意思是说，这漈上一如山西傅岩，也是出国家贤臣的地方。

朱熹也曾专程游览漈上，并在二陈故宅门前题下“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以示仰慕之情。

清乾隆年间，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将陈祥道的《礼书》、陈旸的《乐书》皆收归其中。



“起傅岩”石刻

离开漈上的时候，日近黄昏。雨霁天朗，苍郁的林间山岚霭霭，空气格外清新，漈上古村犹如睡着的孩子，依偎在群山的怀抱里。

一抹天光打在村口对面的白墙上，在这光与影的交织中，粗粝条石铺就的古石梁桥，幽幽地泛着青光。桥那边，一条小路深邃而又幽静，蜿蜒逶迤着伸向远方。

如今的漈上，古道上没有学子商贾的步履声，驿道边也没有嘈杂高亢的叫卖声，只留下寂寞的身影。

南宋建炎二年（1128），陈旸去世，钦赐御葬闽清十五都普贤寺山门外。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陈旸墓被人占毁，闽清县令方亨衢亲自为之撰写《旸公墓道碑文》。碑文曰：“古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其精神足以彪炳宇宙，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

一切都在流逝，唯有文化久远而弥存。

后埔老街的脸

林 肖

旧时，后埔街邻近福清城关的北门，呈南北纵贯走向。20世纪80年代初，我随家人搬到这里时，街北端是向阳小学，南端是华侨大厦和人民广场（街心公园前身）。华侨大厦虽然只有五层，却是当时福清最气派的建筑物，在后埔街的一片低矮平房中，已如鹤立鸡群，占尽彼时风光。街左侧立着县教育局和师训班的办公楼，同样五层，登临楼顶可以俯瞰全城。后埔街往北，红褐色的瓦屋顶连绵一片，融汇成贫瘠岁月里执着而深沉的色调，在80年代天空的映衬下，有种难以言说的朴素和忧伤，同时又不断蒸腾出热度，温暖着一部分早已寒凉的记忆。

作为老街，两旁一溜是平房老屋，中间坑洼破旧的路，这些都再平常不过。街边参差兀立着几株马尾松，算是尽到了绿化的义务。马尾松作为那个年代广植的树种，虽然常绿，却难给人以蓬勃之感，如此立于街边，便使本就恹恹的街的气息又低落不少。80年代初的后埔街大抵岑寂。自行车在当时算是高档货，到后来才渐渐多起来，汽车更不多见，偶尔还有马车辚辚驶过，就连农民赶着一两头牛或五六只羊招摇过市，都属司空见惯。因而，街虽破败，却少喧嚣拥堵，行

走也无规则约束，刚进城的孩子更可以撒开脚丫子疯跑、打闹，和在田间地头没什么两样。

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破”和“贫”一旦失去了对照，也就不觉其破，不觉其贫，何况老街是借以谋生的，谋生既为天命，它的脸长什么样，自然不重要，住在其间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无须怨天尤人了。

日子，仿佛谙熟了清贫和单调，天光渐亮连着夜晚的呼吸，灯火阑珊处仿佛可见清晓中露出轮廓的屋顶屋脊。后埔街的脸似乎总是这样，四季感并不分明，所谓天时、世情在它上面激不起什么波澜，反倒有种漠然的庸常和运行在轨的熟稔，支撑着街民们不舍昼夜的如水人生。但你如果细看，会看，又会发现它和人一样，会睡去、醒转，会打呵欠，会沸腾。它的脸色，或木或喜或晦，看似容易捉摸，却又很精明，淡淡地，偶尔也激动一下，都笼罩在街面的坑堑、屋顶的瓦片和商铺门口的简易招牌上，纠缠着盘桓于此的时间和人，无论是得意的魂、忘形的魄，还是微微的喜、隐隐的痛……

春潮泛滥的日子，整条街像被濡湿了一般，从里到外，由远及近，水分子在阴暗的老屋、狭

长的巷子里肆意游荡、附着，还一个劲地往人的衣裳、心里钻。南风送来附近田野的泥土香、草香，连街上粮油店的酱油、米醋、红糟味都混合成春日里盎然的喜气。艳阳天也是有的，日光尽情倾泻在街上，人们晾晒在外的衣裳都带春色：蓝的、灰的、黑的，也有碎花的……许多简朴之物一旦走到阳光底下，总会轻易绽放出素淡之美，并被时间催熟。旧棉被、毛毯也不例外，就那么斜斜搭着，内藏的棉絮、毛纤维也能吸饱了太阳香味，尽情伸着懒腰，浑身充满了力量，像试图重返青春的老者。

那时的夏天并不酷热，后埔街却因各路叫卖声热闹了起来。当然，它不会有春雨霏霏、深巷卖杏花的悠远绵长，清贫年月里的口舌之欲往往占据了主导。天刚蒙蒙亮，卖扁食、鱼丸的挑担就已上街，瓢羹在碗里晃撞的声音冲破晨曦而来。太阳渐渐升高，一声声“扎米凌”“尾梨糕”的吆喝又在街上回荡，听似简单、笨拙，却总能直接戳中孩子欲求的神经，以至于一想起从前的夏天，多半要和这些吃食相关联。晌午炎暑尤难忘怀，街上有卖冰棍的自行车驶过，小贩戴草帽、弓背蹬车的身影，车后木箱子上印的“冰棍”二字，在孩子眼中，往往就独占了一条街。而那“花生冰棍”“绿豆冰棍”的连声叫唤，和着树上蝉的苦吟，竟生出几分寂寥，在记忆深处徘徊。

看夏天的后埔街还是要到晚间，在电影散场后。人流从人民电影院涌出，向南北两向散去，

人气、汗味也

随之蔓延开

来。卖橄

榄串、

山楂串的

小贩殷勤

地在人群中穿

行，高声叫卖，竹

筒里的竹签甩得越发清脆。西瓜摊上的煤油灯仿佛精神陡然一振，火苗努力扭动身姿，西瓜的清香格外诱人。路灯黄黄的钝光，只照见电线杆四周不大的地，整条街明一段暗一段，人们挥着蒲扇、折扇，一路走一路说笑。两场电影之后，街道像退潮的海滩，纸屑、果核零星散落地上，有人在暗中吹着口哨，老屋后，蟋蟀的鸣声忽高忽低。

街老，秋也仿佛来得慢，白露过后，天才真正凉下来，蟋蟀叫得更响了，衬得凉凉的秋夜有一种萧条的直率。话虽说如此，后埔街也曾有过极尽绚烂的秋夜，小城中年以上的人应该都清楚记得1984年中秋的那场盛大灯会。彼时恰逢六十年一遇的甲子年，福清全城大放华灯，城南的瑞云塔也被精心饰以彩灯，名为“点塔灯”。当塔灯在夜幕中亮起，顿时璀璨夺目，须臾则一层层变幻，好似通灵宝塔，在全城任何角度都能望见。后埔街是灯会的主要区域。那天晚上，人们如洪流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街道上欢腾、漫溢。街两侧、商铺前悬满了色彩斑斓的各式花



灯，远望，状如蜿蜒的火龙，近看，一盏盏晶莹剔透的。那无数妙趣又使人别有所悟：宫灯是灯中圣君，纱灯是慈母，花篮灯是成群少女，蘑菇灯是忠仆，棱角灯脸严肃，礼花灯笑灿烂，走马灯永远孩子气——平素过惯了单调日子的人们，徜徉在灯的世界里，没有神迷，也会目眩。整条街浸泡在人流、灯流中，已然是梦幻之河，水面的波纹亮闪闪，有秋风掠过时，迷离一片，渐分明，复又掠过。

“舞龙灯”是重头戏，只听得锣鼓声响处，一片欢呼雷动，回头但见两条灯龙从街北一路盘旋而来，亮灿灿的龙身左右翻舞得分外耀眼。领头的高举彩珠，忽上忽下逗引，连同开路；二三十个舞龙的汉子双手擎定龙身支棍，脚下闪展腾挪，呼呼生风，光影踏碎了一地。锣鼓声震耳，喝彩声紧随，人群像环形的海浪，将灯龙团团裹挟，翻涌着向前。灯龙在人浪中不停翻飞，似乎有呈示不尽的爪牙之相：惊惧、狂喜、摆脱、威逼……随即潜入火树银花深处，而龙首始终高昂。

一夜鱼龙舞，舞不尽，思无涯。

秋月、灯火、欢笑，当年逛过灯会的人，或每天仍穿行在后埔街，或远走他乡做了过客，但毕竟亲历36年前的那场约会，中年或暮年的身影想必仍半明半暗，或可抵挡秋潮退尽后的一丝寒凉。

到了11月，后埔街的脸色便晦暗起来，像在夏秋时节耗费了过多的热度和兴致，乏善可

陈。那时的冬天尤其冷，后埔街又是南北走向，街北朝着郊外，北风没遮挡地灌入，使街的凋敝感又添了几分。若逢一二月间的冻雨天气，湿湿的寒气侵袭之下，更是砭人肌骨地冻。而整条街大致就是“黑上加灰”，却又构不成水墨画，水墨画讲究的是隐约中泛出的余情闲情风情，黑灰的街头却只有萧索可言。街面黑，是因雨水污水的糟蹋，老屋本来就黑旧，多了水汽的浸淫，反似碳素一般；天空是铅云密布的灰。这样背景前零星的几个行人，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画中的散淡，倒是都熬不住那种冷，狼狈居多。街，浸泡在这种天气中，是煎熬，苦等解放似的。只有到了寒雨消停的清晨，麻雀在屋顶聒噪，扫街的扫把沙沙作响，勤快的主妇在晨曦中起身，洗的洗，倒的倒，声响多了起来，老街才仿佛松了一口气。屋檐下还在滴水，几分调皮似的，早起的行人须躲着走。湿漉漉的街映出天的清光，像重新积攒了力，又把贮了几天的水腥气向四面播散，但也仅有个把时辰，待人车杂沓起来，后埔街上又是如常的一天……

后埔街曾经的脸温和又闪烁不定，缺乏鲜明的表征。我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能像镜头一样，逼近、再逼近这张脸，唤回某些时段的气息。现在，它的脸又像是没有终局的棋盘，人、车、物，也包括我，都是这棋局中的棋子。我在时移世易的变盘中，不断暗中给它复盘，让时间回溯40年，在它的脸上永远加一个括号，其中怀抱着一段省略号般的春风、夏日、秋灯和冬雨。

若使故乡如初见

鹿野

1

初夏五月，老仓山麦园路一带的蓝花楹盛开，满树满树的蓝色花瓣，风一吹，悠扬地飘落，铺满整条小路；马厂街的石榴树也到了开花季节，缀满花朵的绿枝伸出老房子的院墙，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一抬头就见到艳红的石榴花；无逸山庄的阳桃也熟了，碧玉般的六角形果实摇摇欲坠，让人一看就口舌生津，有的掉落下来，骑车的经过，砸到头上生疼……

在这些幽静弯曲的小街小巷里，在这些参差错落的老房子当中，在这一片一片樟树和榕树交织的绿荫下，你时常会见到一个清瘦的老先生，戴着草帽，穿着白衬衣，坐在小马扎上对着这些街景涂涂画画。身边通常还会有几个人伸长脖子弯着腰围成一圈观看，间或有人用福州话指点几句。有好几次，我坐车从老仓山经过，看他坐在那里画画，不想打扰他。我认得这位老先生。

陈文华，一个从没有学过绘画，却痴迷水彩几十年的老福州人，几十年来一直用水彩、钢笔

画记录着福州的街巷变迁。在他笔下，这个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呈现出更加古典和诗意的田园水乡景象。

驻足在今天上下杭街区的延平路上，很难想象这条川流不息的交通干道曾经是两旁挤满了木板房的蜿蜒小道。笋干弄、魏厝里、南禅弄、倚霞桥、四太子弄……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小巷小弄分布在这一大片的木板房当中。玩耍的孩童疯跑打闹，街边竹椅上的老依姆一边搓洗衣物，一



陈文华先生在上下杭



安乐铺



正在修复的安乐铺



龙岭顶古道



等待修复的龙岭顶古道



南禅弄



笋干弄



双杭城一带如今已经是高楼林立

边和邻居聊天，谁家厨房里飘出煎带鱼、炸蛎饼的香味儿……这些属于老福州的街巷画面如今就只存在记忆里了，取而代之的是高耸入云的电梯公寓以及整齐划一的时尚店面。

延平路、双杭城的变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不可能不变，但是人是有记忆的，人是会怀旧的，我们从前的样子，总会有父母用手中的相机留下影像，一个城市的记忆呢，仍然需要留存。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文华几十年所做的事都是在留住他对于福州的

初识记忆。

2

陈文华老先生今年已经 79 岁了，小时候家住南街黄巷，后搬至花园弄。他说“从前的福州是水乡啊”，在他的老家黄巷附近有两家洗衣店，他从小看见洗衣服的依姐挑着一桶一桶的衣服到安泰河里淘洗。他说那时的水真清啊，有的人家甚至直接从河中取水饮用煮饭。但是现在很多的

河道被街区和住宅填平了，内河没有办法直通闽江，所以，仅存的内河水变成了死水，污染的问题很难解决。

一说起小时候的福州，他的眼神中就闪现出无限的眷恋。算一算，他在南街一带生活了50年，童年生活中错落有致的街巷民居画面深植在记忆深处，影响了他一生的审美取向。

陈老先生说，小时候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无法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学画画更是奢侈。他的同学当中有两个画得极好的，是毕业于福州三中的交响乐作曲家郭祖荣先生两兄弟，绘画音乐天赋俱佳，陈文华与其弟是同班同学，小时经常去郭家玩耍。看着他们用彩色颜料画出一张张作品，心痒手痒，有时候也跟着涂一涂、画一画。1960年他们初中毕业，考入福建师大的五年专，但因种种原因辍学，现在早已不画画了，反倒是旁观他两兄弟作画的陈文华把这份爱好坚持了下来。

陈老先生家庭条件也不好，1960年初中毕业后就到了化工厂工作。彼时支持农村建设，除了完成工厂里的活计，还要去农村帮忙挑土，所以现在虽然70多岁了，背着画架、小马扎出门一点也不觉得重，说简直小意思。

虽然工作辛劳，但工余节假日一有休息时间都是去户外写生。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他从福州骑到闽侯十八重溪或永泰大樟溪畔，沿途几十公里，蹬一趟车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坐在巨大的榕树下，自然的风徐徐吹来，笔下画着闽江沿

岸的风光，他觉得人生最惬意的时候不过如此。

因为在化工厂所从事的特殊工种对身体影响较大，陈老先生55岁就退休了。退休以后，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画画上。

他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到附近的菜市场买好菜，安顿好一家人的早餐，吃完饭八九点就出门。坐公交车到老仓山，各个街巷都走过去，爱国路、公园路、复园路、马厂街、巷下路、居安里，这些地方时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他不画人物也不画花鸟，画的全是老福州。不算早期习作和未保存的，家中现在至少堆放两三百幅关于榕城的画作。我好奇的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对于相伴了70多年的故乡榕城，应该早已熟视无睹、审美疲劳了，为何陈老先生还是像初识一般，充满了好奇与热情？他说，你只要走出去，逛一逛，即便来过无数次的地方，也能发现一些漂亮的角落。一棵歪斜的樟



居安里

树，今天的风跟昨天的风吹过来，枝条看起来就不一样；一座临水的木楼，潮涨和潮落时也不一样。他一边画一边说，你看这些街巷树木真好看……语气热切，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回应。

当他在某条巷子的角落坐下来，架上画架开始作画，身边总会聚集不少的路人，他们看一眼他的画，又看一眼远处的景，就会感叹说，天天走过的地方，画出来这么美。他说有一次画三通桥的时候，围观的人中间有人执意要向他购买，一路跟着走了好远，他说我不卖，我不是卖画的，卖了就天天想着赚多少钱，就会很累，人就会“倒掉”。倒掉大概就是废了，就是离开真正的自己吧。他说你看那谁谁，一个著名的画家，因为索画的太多，累倒了，又说谁谁谁，天天被请去讲话，站台，又要画画，太累了。他沉迷的就是画画本身。

他完成一幅钢笔画一般需要一个星期左右。写生，打底稿，修改，细部填充……过程有时候可能更漫长，但是当他画完一幅画以后，端详一下，真实的街景变成笔下的一幅作品的时候，那种愉悦和满足是难以形容的。

我请教他关于画画的比例、光影、透视、色彩明暗，他说他讲不好，这些都是自学，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在画。他笔下的古厝、巷道、花树，在专业人士看来大概是不够完美的，可是很奇怪，你或许不能准确讲出是哪条街哪座厝，但一看就知道这是福州。



星安河畔

3

曾经住在福州仓前山的叶圣陶在离开福州多年后，仍对仓山念念不忘，20世纪50年代他还致信给在福州的朋友林仲铤：“仓前山昔尝小作勾留，榕树浓荫，花香夹道，虽时隔30年，宛然可以想见。”我想，这和陈老先生的画是一样的，他们所写所画所牵念的，都聚焦为一个东西，就是乡愁。

2005年开始，福州三坊七巷一带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升级改造，陈老先生所住的老巷子也在其中，他和大多数居民一起被安置到现在的二环路湾边的奥体一带居住。从低矮的木板房大杂院搬进电梯房对老先生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出行也方便，尤其老伴和儿女们也感到高兴。住在那些小巷弄里，水电、卫生间不方便不说，万一失火或者急病，消防车、救护车都进不



麦园路海关税务司旧址

来。但是陈老先生一边感叹这种变化带来的便捷，一边又总是怀念那时的邻里乡情和慢节奏的生活。

应邀到他家中参观，大量的画作堆在卧室，一些他认为画得满意的则挂到墙上。他新近画的水彩作品是刚刚修复后的爱国路上的清末美领馆和清税务司，他很喜欢画这些有着异国情调的老房子，尖顶的教堂、狭长的门廊走道、木制的百叶窗、上坡下坡的石阶以及门前的草坪和巨树。

他兴致勃勃向我解说着这些老房子的过去。酷热的福州，我惊讶地发现陈文华老先生的家居然没有空调。他说他喜欢自然的风，很多画作都是在阳台完成的。早晚坐在阳台上，把所有房间的门窗打开，自然的风吹进来很凉快。他说你看老仓山一带那些洋房，高高的，很开阔，百叶窗一拉开，很通风，那样的房子住着人才舒服。

我想象着我们坐在空调房里与外界隔绝的时候，他正在阳台或者在户外对着画板涂涂抹抹，

想象着夏日的暴晒，他却说，不会热，路上有风，树下也有风。坐在树下风吹过来一点不热。我喜欢在外面，看不同的街景，即使今天不画画，我也到处走走，去探寻好看的街景，哪些适合入画。那么，看好了，就可以带上工具，去实地写生。

我饶有兴致地一张一张翻看他过去几十年的作品，在画的右下角他都标注了创作的时间。他一张一张揭开，一张一张讲解，这是哪里那是哪里，很多十年五年前画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了，因为不属于文保建筑，被拆迁了。他以惋惜的口气，揭开一张，说这座没有了，又揭开一张，说这座也没有了……不知这些房子里的人呢，他们搬到新的地方，如今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艺术创作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表现童年的场景和消失的记忆。城市的成长变化和人一样不可避免，但也是令人留恋的甚至略带忧伤的。成长过程中，有些东西必然会消失，会被另一些新事物取代。变化是永恒的，我们缅怀，我们珍惜，我们恋恋不舍，正是因为那些回不去的都叫作故乡。

和陈老先生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生活在福州，有的人甚至从未离开过，但是他们一辈子热爱这里。有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惊鸿一瞥之美最是触动人心，但对于我们的出生地，我们每一日都走过的地方，还能觉察出美，还能葆有持久的热爱和心动，并有令之入画的激情，那真是千帆过尽的痴迷才会有。

记忆中的福州跑马场

林正德

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欧美各国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纷至沓来，留居仓前山。他们酷爱赛马活动。清光绪初年，由英国驻福州领事向清政府申请租借地皮修建跑马场，于是清政府征民田350多亩让租，年收租银1000两。

修建福州跑马场的地方，许多文章说是民田，我上网搜寻，一共只发现两张未建跑马场前的原貌老照片。从照片分析以及我个人的记忆判断，那地方应该只是郊外的一块荒野地。跑马场实际上是一个岛，至少是一个半岛，四周环绕着小河。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跑马场，到过一座木桥。跑马场地块其实分成两部分，过了木桥后先到一块较小的草地，往里面走，右边又有一个小河环绕的小岛，该岛形为三角状，故人们都称它为“三角岛”，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左右，有一座小木桥连接，岛上还有一座小亭子。我青少年时代常到三角岛玩，那里风光旖旎，环境幽

静。穿过较小块的草坪，前面才是一片更大的草地，也就是实际上的跑马场，即后来建足球场的地方。跑马场属于低洼地带，每逢大暴雨，河水骤然间猛涨，虽然没漫过拱形木桥面，但靠前的那小块草坪每每一片汪洋。

从搜索到的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福州跑马场老照片看，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跑



福州跑马场，背景是高盖山



福州跑马场观看台

马场，就修了一圈沙土质赛道，观赛台也是简易的木质建筑，赛道边的围栏似乎是1米多高的竹或芦苇篱笆。不过，那草坪可能是从英国引进的优质草种，防践踏、不易长高。此外还从国外引进南洋杉、白桦树等优质树种，种植在跑马场周边。跑马场建成后，由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管理，每年春冬两季举行赛马活动。20世纪20年代，福州各外国领事馆相继关闭，外国人离开一大半，跑马场管理权也被收回，并在1925年前后改名为林森公园。不过当地老百姓都叫惯了跑马场，一直延续至今。1949年后，林森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1954年后改为“福州市人民体育场”。

我小时候最早是住在福州市仓山区巷下路的仓山精舍，这是一幢面积很大的西式建筑。20世纪50年代我五六岁时的一个春节，我跟着哥哥、表哥及邻居的大哥哥们一起到跑马场游玩，我清

楚地记得，那天我穿着一件漂亮的草绿色带格子的呢绒新衣，我们穿过跑马场，来到堤坝上。这防洪的堤坝也是一条简易公路，就是现在上三路的前身，两边都有一条小河，内侧小河对岸就是跑马场。石砌的斜坡很陡，大哥哥们都从堤坝下到河边玩，我也跟在他们后面下去了，可是坡陡惯性速度太快了，一下子控制不住，整个人“扑通”一声跌进河里去。大哥连衣服也没脱跳下河来救我，幸好河水不深，他很快就抓住我的身子，把我托举上岸，并被岸上的哥哥们拉上来。惊魂未定的我问哥哥们：“我会死吗？”出此意外事故，我们再没有心思游玩了。

跑马场后来虽被改名为“人民公园”“福州市人民体育场”，但并未有伤筋动骨的大变化，只不过在其大面积草坪的头尾两端装了两扇足球门，成为一个足球场，球场两边还安了小球门，提供给小学生踢足球。在前端较小那块草坪上设置了一些健身器材，我记得有一个七八米高的木架子，中间有孔洞，装上粗大的竹竿供人攀爬，还配有单、双杠等健身器械。

1907年，英国圣公会在福州仓山创办三一学校（即原福州九中、现福州外国语学校前身）和协和大学，开展足球活动。我小学就读于象山小学，其前身就是三一小学，起初校舍就在福州九中里面，后来迁到福州十二中旧址，最后并到仓山小学。我的大哥和表哥都是福建师院附中足球队队员，受他们影响，我从小就喜欢足球运动，小学时就有自己的小足球。后来我家搬到福州九



跑马场前的人民公园路旧貌（20世纪60年代）

中斜对面的清庐，离跑马场不足千米。每逢寒暑假或周末，跑马场的绿茵场上热闹极了，大哥哥们踢全场大球，而我们这些小弟弟们则踢半场小球，各踢各的球。那时候，跑马场常有足球比赛，福州九中的足球队踢得最棒，我们这些小弟弟们多是他们的铁杆球迷，那个守门员的手又大又长，绰号“大手”，每当他扑救住一粒险球时，大家都声嘶力竭地为他喝彩。九中的几位体育老师都很出名，有的出任球赛裁判，不过人们也多叫他们的绰号，而真名倒鲜为人知。

后来我考进了福建师院附中。记得初中时曾参加学校少年夏令营活动，有天凌晨4点，被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吹醒，营员们集合队伍急行军

前往跑马场。夜幕笼罩大地，天上缀满星星，具体怎么玩记不清了，大约就是在那小块草坪四周藏有某些指令，大伙儿四处寻觅，找到后按照纸团上写的命令行动，总之乱哄哄地折腾一阵。但对于少年的我们，一切都洋溢着新奇感。启明星如高悬的明灯在天幕闪烁，群星随着黑夜渐渐消失，东方天际亮出了鱼肚白，四周的一切仍很模糊但已可辨认。黎明来临，我们则集合队伍回学校去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缺乏保护鸟类的意识，当时许多年轻人喜欢打气枪玩，我上初中时也买了一把。跑马场前面是人民公园路，路两边矗立着高大的樟树，每逢冬季树上结出一串串酱紫色果实，时不时有大群从北方来过冬的灰琼鸟或白头翁飞到树上抢食。沿着跑马场前面的小河左拐径直走，有一排废弃的部队营房，河边是更加繁茂挺拔的大樟树。由于这里是断头路，少有人光顾，环境十分幽静，鸟儿们颇喜欢在这里觅食，我打鸟也时常流连于此，没鸟也爱在这里走走看看。我有时会漫步到跑马场，60年代中期的足球场已不复热闹，寒风瑟瑟的冬天更少有人走动。足球场的右侧中间有一株苍劲挺拔的南洋杉——南洋杉和雪松、日本金松、北美红杉、金钱松被称为世界五大公园树种。名噪一方的原福州禅臣花园、现福州时代中学内仅存的几株南洋杉为德国商人1897年引入栽植，跑马场的这株南洋杉显然也是同一时期引进。我不知它究竟是“异叶南洋杉”还是“大叶南洋杉”，从这两个树

种的图片上看，它的树形颇似异叶南洋杉。“中国异叶南洋杉王”和“中国大叶南洋杉王”均在原禅臣花园内，“中国异叶南洋杉王”树高35米，“中国大叶南洋杉王”树高33米。记忆中跑马场的这棵南洋杉树比它们都要高，估计有四五十米？它就像一座宝塔高高耸立，枝叶层层有序，树枝平展，伸出一条条葱葱郁郁的长臂。在高空盘旋的老鹰有时会停留在树冠上，一些乌鸦、乌鸫等大鸟也时常栖息其上，而黑压压的一大群灰琼鸟更爱停留在树梢上层，叽叽喳喳聒噪不止。我曾用气枪朝灰琼鸟射击，可气枪的最大射程只有30米左右，连停留在最下面的鸟儿也够不着。枪声响了，树上的群鸟无动于衷，我只能在树下心痒痒地望鸟兴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家庭根本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很稀罕。盛夏酷暑的夜晚，福州许多市民都在户外纳凉，家住台江一带的人就在解放大桥上乘凉，而家住跑马场附近的人一到天黑就三五成群潮水般往跑马场涌去，好些人还携带了草席。1969年夏夜，也就是我们即将要上山下乡前，我和一些要好的同学也常去跑马场乘凉，有时我还带上旧草席。

我在福州的日子，有空总爱上跑马场晨练。1972年底冬天的清晨，在跑马场三角岛背后，可见远方田野极处慢慢拱出半边鲜红的太阳，它缓缓地往上爬，成了一轮红宝石般的大圆盘，射出道道柔和的金光，倒映在三角岛前面的河面，形成两个太阳。那个冬天，三角岛日出的景致美



跑马场三角岛日出（1972年冬）

极了，我时常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去。一天清早，我特地带上了120照相机，在三角岛对面的河边选好角度，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天际冉冉升起时，拍摄下那美不胜收的瞬间。此后不久，跑马场的草坪被铲除，开垦为水稻田。跑马场小河外围的原部队汽车队驻地则成了仓山区五七干校。但水稻大概只种了一两季，1974年又决定重建为“福州市人民体育场”。如今那棵可冠为“中国南洋杉王”的南洋杉消失了，那一整圈小河都被土填掉，三角岛也没了。我拍摄的日出照片成了绝照，还有那几张老照片，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

如今，跑马场成了一个标准的田径场，四周还建有游泳馆、举重馆、乒乓球馆、体操蹦床训练馆、射击场、室内篮球馆、排球馆、羽毛球训练馆、武术馆和露天篮球场。体育场已经彻底大变样，没有一点点昔日的影子。对我个人而言，这些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已经没有岁月的痕迹了，我怀念从前的跑马场。

福州古厝古树一瞥

邱泰斌

福州是一座历时 2200 多年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下了众多的古厝、古树遗产。今采撷若干，以飨读者。

华林寺前闽古榕

民谚曰“三山骨，闽水魂，榕树根”。福州简称“榕”，别称榕城。榕树是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

福州鼓屏路、八一七路古城中轴线发端点的福建省人民政府门口、华林寺前环岛内，屹立着一株“闽标识榕”。这株闽古榕雄浑苍劲，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显要，有屏山、冶山、华林寺以及镇海楼等为底佑。

屏山因山形如屏护城北，故名，为福州古城“三山”之一。昔闽越王故都曾建于其山麓，又名越王山。屏山镇海楼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原作为各城门的样楼，所以屏山又称样山，并作为樵楼，即海船昏夜入城的标志。镇

海楼为中国江南三大镇海楼之一，是福州古城最高楼，“样楼观海”是福州西湖外八景之一。

镇海楼，史上曾九毁九建，浴火重生。最近一次毁于“文革”，重建开放始于 2006—2008 年，重檐飞角，冲霄凌汉，一展雄姿，犹如一颗



镇海楼

硕大的明珠重新熠熠发光。

“闽之有城，自冶城始”，而冶城建之于冶山。冶山为屏山余脉，步入冶山，但见一小山丘，面积不大，貌不惊人，有仙则灵。元《文献通考》、清《读史方舆记要》皆称：“闽越王无诸开闽都冶，依山置垒，据将军山、欧冶池以为胜。”这里点到两处如今尚存的形胜：将军山、欧冶池。无诸雄才大略，仿效中原立城隍之制，于福州市区北部屏山之麓、冶山一带建都城冶城。现华林寺、钱塘巷都是冶城的故址。冶城初建，其时城里居民主要是王族及其属下官吏和士兵。

如今冶城旧址，初建“春秋园”，规划分布有冶山遗址考古发掘区、欧冶池核心保护区和遗址博物馆区。这里古木参天，有欧冶亭、唐马球场考古遗址、欧冶池、泉山摩崖题刻、人寿堂（民国海军宿将萨镇冰故居）等景点。而续建的春秋园提升工程，将新添《冶山赋》，重修《冶山记》，打造“无诸开疆”浮雕景墙，修建冶山遗址博物馆。

华林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州屏山南麓、福建省府东侧，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初名“越王吉祥禅院”，取吉祥之意，明正统九年（1444）受御赐匾额“华林寺”，寺名一直沿用至今。该寺史上几经焚毁，现仅存大殿。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鉴定为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相传“闽标识榕”为初创华林寺时植下。现其编号闽A00008，为一级古树名木，是根须飘



华林寺前闽古榕

然、盘根错节的细叶榕（俗称白榕），典型的乡土树种。原先这株古榕树生长在华林寺庭院绿地内，于1986年道路拓宽时被移至环岛中心。如今巍然屹立于华林路（因华林寺得名）和八一七路交叉口中心直径约20米的花池里。胸径1.53米，高16米，冠幅26米，长三大杈，根柱（气根接地气形成）相连，柱枝相托，枝叶相辅，枝繁叶茂，在车水马龙中浓荫冉冉。

福建省人民政府门口的闽古榕，与福州市人民政府附近南门兜环岛的福州标志榕，是屹立在闽省闽都父老乡亲 and 游子眼中的闽省榕城标识。见到古榕，犹见故乡，犹见家园，犹见亲人，让人特别亲切温馨。

沈家大院古流苏

清船政大臣沈葆楨故居，坐落于宫巷26号，



沈家大院古流苏

坐北朝南，前后四进，宅院原为明代天启间所建，后沈葆楨举债买下后重修，因此这座宅院成为明清两代建筑风格并存的典型建筑。总面积2700多平方米，由前后两花厅、园林等部分组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沈家大门檐楼进门与一进之间，在沈葆楨丁

母忧赋闲在家时卖字补贴家用所住的“一笑来”室后，有一株树龄逾130年的流苏树，传为沈葆楨亲手所植。

流苏树在福州地区较为少见，在庭院中种植保存至今的更为珍贵。流苏，英文名 *Chionanthus retusus*，别名茶叶树、四月雪、糯米花，福州人俗称白丁香，木樨科流苏属，落叶小乔木或灌木，产于我国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喜光，生长较慢。初夏开花，聚伞花序，顶生，盛开时满树雪白，清丽可爱，为高级园景。

沈葆楨故居如今幸存的古流苏树，编号3501A0019，胸径0.5米，高9米，冠幅11米。它与衣锦坊41号另一株古流苏，均列入福州百株著名古树名木之中。

沈宅古流苏树弥足珍贵。每当人间四月天，流苏花开，洁白素雅的萼花如披着雪花，装点着椭圆形的冠幅，为古老坊巷和名人故居平添了一道靓丽景观，深为世人尤其是周边居民喜爱。

前些年，我多次拜访沈葆楨故居，居住在前西花厅庭院里的沈家第五代一对七八十岁老夫妇，满怀深情地向我介绍养护百年流苏树的经历。

沈家古流苏树生长地的前西花厅和一进，曾腾给办公益事业的幼儿园，沈家后代退让到后面的宅院中居住，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街道办的幼儿园在这里开办了近半个世纪，至1998年才搬走。此后，前西花厅庭院一直铁将军把门，古流苏无人问津。2004年沈家后人搬进前西花厅庭院居住时，流苏树已被落叶垃圾包围，病

虫害泛滥成灾，长势衰微，岌岌可危。沈家后人出于对先人的深厚感情和对古树名木的珍惜，出资雇人清除垃圾，买药防治病虫害，忙活了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又请来园林专家，对古流苏树采取了复壮措施。渐渐地，古流苏开始复苏了。

沈家大院那株百年流苏树依旧笑春风，其枝干挺拔，树叶翠丽，生机勃勃；但不知沈大臣后人是否别来无恙，仍继续形影不离地守护养古树名木吗？

五子登科“凤眼果”

黄巷东段北侧原4号大院门口，悬挂着“郭柏荫故居”的文物保护牌，是一座“五子登科”第。

这座建筑始建于明末，原系衙门，清光绪间为郭柏荫的父亲郭阶三购买重修。它坐北朝南，如今前后三进，面积2000多平方米。郭阶三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举人，是左海伟人林则徐的好友，曾任教谕（主管县教育的官吏）。他本人官职虽小，但教子有方，五个儿子皆登科举：长子郭柏心，举人（曾任知县，玄孙郭化若是中共的“一代儒将”）；次子郭柏荫，进士，官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三子郭柏蔚，举人；四子，郭柏苍，举人，官内阁中书，主事，一品封典，是福州晚清最具文名和口碑的文化人物之一，仅名著就有多部；五子，郭柏芎，举人。

凤鸣三山，龙凤呈祥。人们都说，郭家所以



郭柏荫故居的苹婆树

五子登科，好运系于郭柏荫故居花厅那株如今仍生机勃勃、别称“凤眼果”的苹婆树。

苹婆，英文名 *Sterculia nobilis* Smith，又称凤眼果、七姐果。为苹婆属，梧桐科，乔木，共约有300种，分布于热带地区，我国拥有23个品种，原产西南部和南部，有近千年的栽培史（另相传为三藏法师由西域携带回国栽培）。

苹婆种子大如鸽卵，由红色天鹅绒般的果荚包裹，为观果植物，民间广为种植，寄托着让子女金榜题名的美好期望。每年4月前后开淡黄色小花，微香，8月左右成熟。熟透开裂时，荚内种子可剥食，味道如菱角、蛋黄、栗子综合的感觉，一些地方将其作为素食蛋黄的替代品。皮红

子黑，果开裂后形如凤眼（或曰似凤凰鸟睁开的眼睛，或曰如美女“巧目倩兮”的丹凤眼）。因果实成熟于农历七月，有些地方在七月七日那天以苹婆作为拜七姐果品，所以亦称之为七姐果。记住它的俗名，便会记住果期。

《西游记》曾提及，唐太宗为招待取经归来的唐僧师徒四人，设以盛宴，苹婆种子便是其中一道美味佳肴。但这不过是神话而已。苹婆种子还有一定的食疗价值，相传明代忠臣海瑞患重病，得友人赠送苹婆果实一筐，分数次煲粥服用，不久身体得以康复。

苹婆除了在我国南方数省种植外，印度也有栽培。佛教的梵语称之为“BTmba”，意思是佛祖的嘴唇。佛教起源于印度，印度人见到红果成熟裂开的样子，联想到的是佛的嘴唇，而国人联想到的却是世俗的丹凤眼，可谓见仁见智。

福州种植有一些苹婆树，古苹婆虽数量不多，但质量尚优，其中有三株被列入百株著名古树名木中。一株为东泰路灯笼巷状元府内，原编号3501A0016；一株位于名人邓拓故居“第一山”边；郭柏荫故居这一株，原编号35A040402，胸径1.2米，高12米，冠幅12米，树干通直，树姿优美。

鄢家花厅古阳桃

耳闻三坊七巷安民巷鄢家花厅保存了一株古阳桃树，我喜不自禁，多次登门拜访，颇有“三顾茅庐”之虔诚。

据载，安民巷47、48号鄢家花厅，建于清乾隆年间，原为“鄢氏太澄公宗祠”，作为家族宗祠和议事之所，当时各地到省城的鄢氏族亲多住于此。当年东主宅为家族宗祠，西花厅为园林小筑。两座毗邻，走廊相通，坐南朝北，四面围墙，占地面积4亩多，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主宅曾悬挂陈若霖“三山毓秀绵祖德，闽水储英继流光”和萨镇冰“人能知足心常乐，事到无求品自高”联。世事流转，主宅原临街六扇门已拆，早非“王谢堂前旧时燕”。鄢家故居如今只剩下花厅仍焕发着诱人的魅力，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建筑群”范畴，为九处国保单位之一。

西花厅为47号，前后二进，周围以墙，自成院落，临街开设小门，为三坊七巷中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之一，且装饰十分讲究精美。一进客厅房间及二进厅中10扇屏门均用楠木，精雕落地门尤显富丽堂皇；门窗斗拱浮圆透漏，雕工绝伦；垂莲、雀替、斗拱、锯花等造型各异，如意吉祥；花厅轩廊一对大柱础，用青石打制，四面凿刻蝙蝠。廊下条石铺设天井。花厅天井西侧生长着一株阳桃树，有上百年的历史，胸径约0.5米，树高5米，冠幅5米，虬枝盘曲，疏影横斜，形似盆景，树姿优美，犹如无声诗、立体画。

鄢家花厅曾为福州南街街道七巷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过我，20世纪80年代他们接管花厅时，由于花厅长期失管，杂乱无章，一片衰败，特别是古阳桃树处在垃圾和杂草



鄢家花厅古阳桃

包围之中，长势衰弱，濒临死亡。社区工作人员对古树名木颇具保护意识，立即动手对环境整治改造，清除垃圾杂物，特别是对古阳桃采取了除草、增土、施肥等复壮抢救措施。经过持续两年的精心护理，古阳桃树终于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开始年年开花结果。每到中秋前后，可见满树挂满金黄果子，犹如金灿灿的小灯笼，在苍枝绿叶的映衬下，令人赏心悦目，垂涎欲滴。这株古阳桃树被人们称为“奇形阳桃”，品种优良，果实甜美。

中国是阳桃的原产地之一，福州栽种阳桃历史悠久。中国传世的第一部植物志就记录了闽中阳桃，著名方志学家梁克家修撰的名志书《三山志》中记载：“杨桃青黄，生晋安、侯官，可密藏之。”阳桃，又名杨桃、羊桃，学名五敛子，因横切面如五角星，又被外国称之为星梨，为常绿小乔木或灌木，浆果一年四季交替互生，品质以7

月开花、秋分果熟为最佳，产量最高，中秋前后为阳桃的旺产期。药物学家、思想家、文人墨客等都对福州阳桃青睐有加。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作过生动描述：“五敛子出岭南及闽中，闽人呼为杨桃。其大如拳，其色青黄润绿，形甚诡异；壮如田家碌碡，上有棱，如刻起，作剑脊形，皮肉脆软。其味初酸久甘，其核如柰。”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福州任职时，曾赋诗赞美道：“忆醉三山芳树下，几曾风韵忘怀。黄金颜色五花开，味如卢橘熟，贵似荔枝来……”鲁迅先生两度来福州，对福州阳桃也大加赞赏，喻之为“火星上的果子”。

福州古阳桃目前几近绝迹，安民巷鄢家花厅这株古阳桃就尤显弥足珍贵。鄢家花厅经修复改造，曾办成楨楠（即楠木珍品）文化博物馆，现为福州文学院。楨楠古沉木、鄢家古阳桃，稀世珍品，交相辉映。

鼓岭邮史

李元生

19世纪后半叶，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吸引着20多个国家的使者、商贾、教师、医生、传教士等前来。榕城漫长的夏季酷热煎熬，这些外国人士在鼓岭找到了他们避暑消夏的天地，数以百计的避暑别墅陆续兴建。满足避暑洋人通信需求的鼓岭夏季邮局也在1900年7月1日开办，49年中为数众多、打上“福州鼓岭，KULIANG”邮戳的信件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在了却旅人牵挂和念想的同时，也成为当代邮人研讨鼓岭邮史的证据。本文用三个时期的邮政历史划分，初步梳理出鼓岭邮局历史轮廓，以此纪念鼓岭邮局开办120周年。

一、邮局未建前的鼓岭邮政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20日，福州大清邮政局（又称福州府邮局）在闽海关大楼内开业，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H. Edger）兼任邮政司。初办时，只有一间办公室、一间营业厅，两名供事（办事员）。同日，罗星塔邮政局在长乐营前伯牙潭海关内开业，隶属福州邮务总局。从

此，福建近代邮政肇始和发展的序幕被缓缓拉开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7月1日，鼓岭邮局正式开张。邮局开设在今鼓岭邮局西侧不远处，原为商店。至于是和商店一起合办，还是租用原商店的房屋，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文字证据。当时的城内分局供事（职员）林振文被提为襄办供事后，于当年7月1日调任鼓岭夏季局，至10月1日调回福州城内分局。邮局开办初，每日邮件从福州泛船浦邮务总局取出，封发一次，由邮差背上山，山上的邮件也由邮差背回泛船浦总局。从此，这个每年五月端午节后开张，八月中



秋节前后关闭的邮局，也就成了中国早期五大夏季邮局之一。

鼓岭邮局开办初期所使用的日戳，类似海关日戳。为全英文双圈圆戳，外圈直径 26 毫米，内圈 16 毫米，上半环为“KULIANG”（鼓岭），下半环“FOOCHOW”（福州），中间年月日分两行，首行英文月份、阿拉伯数字的日期，次行年份，取后两位数。目前看到的最早的鼓岭实寄封，是 2019 年底在台湾东雅集邮网拍上的一枚 1900 年 7 月从鼓岭寄美国密苏里州巴顿县的西式封，底价 30 万元新台币。该封正面贴蟠龙 5 分票 2 枚，销盖“KULIANG JUL. 18. 00 FOOCHOW”的类似海关日戳，还盖有“1900. JUL. 18”福州单圈二格式中转戳、“JUL. 23”上海中转戳，并加贴日本客邮 10

钱票，销盖“7.25”上海客邮戳，“7.29”转日本横滨寄美国，并于“8.17”到达。尽管这枚封的真伪受到众多邮人的质疑，但已发现的三份不同类型的文字资料和档案实物，完全可以相互佐证“鼓岭邮局开办于 1900 年 7 月 1 日”的事实。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鼓岭邮局的销票邮戳改为方框式碑形木戳，戳分上下两格，上格“福州”（右读），下格“鼓岭邮政局”（竖排），无日期。有时也配以福州邮政局的汉英单圈小圆戳。旅居美国的闽籍邮人张又新先生藏有一枚 1902 年 7 月 23 日鼓岭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西式封。封正面贴蟠龙一角票 1 枚，为当时寄国外的平信邮资，经福州、上海中国邮局、上海法国客邮局，于 1902 年 8 月 18 日达美国。



1900 年 7 月从鼓岭寄美国密苏里州巴顿县的西式封



1902 年 7 月 23 日从鼓岭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西式封



1903年鼓岭邮局使用的福州邮界自行刻制的特有拱式日戳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鼓岭邮局使用福州邮界自行刻制的特有的拱式日戳，戳中间有两道类似于拱桥的实线，将邮戳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拱式日戳因此而得名。拱式戳上半部为中文地名“福州鼓岭”，下部为福州话音译的威妥玛拼音“KULIANG”，中部为清帝纪年和阴历月日，逢阴历闰月则仅使用“闰月”字样。拱式日戳在鼓岭夏季邮局仅仅只使用一年，第二年即改用双圈全中文干支日戳。张恺升先生的《中国邮戳史》中记录有一枚光绪二十九年闰月初九（1903年7月3日）鼓岭寄美国的实寄封。这也是目前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鼓岭拱式日戳实寄封，现藏于美国纽约邮人刘必荣先生处。

1903年11月26日，大清国家邮政总办颁发第93号通札，规定国内邮局日戳自1904年（甲辰年）起改用中文干支纪年戳。干支纪年戳双圈全中文三格式，直径25毫米，上格为福建（右读），中格为竖排干支年份、月份、日期，下格地名（均右读）。1904年（甲辰年）、1905年（乙巳年）、1906年（丙午年）三年，鼓岭邮局使用的就是这种全中文双圈三格式干支纪年戳。台湾闽籍集邮家俞兆年先生藏有一枚1904年（甲



俞兆年先生藏甲辰年六月四日戳，从鼓岭寄美国的西式封

辰年）六月四日（阴历）销这种日戳的从鼓岭寄美国的西式封。封正面贴蟠龙绿色一角票一枚。当时的国外平信邮资，经福州邮局封发，销同款福州干支戳（甲辰六月四日）后，交由福州的法国客邮局转运（阳历1904年7月21日）出口。抵达美国后，因收信人他迁，遂改址转寄，故也销盖了落地戳与投递戳。1907年，鼓岭邮局又恢复使用拱桥式日戳。

二、邮局建成后的鼓岭邮政

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美国人任尼在鼓岭建起第一座别墅后，英、法、美、日、俄等20



清末实寄明信片，可以看到鼓岭上的建筑群落

多个国家在福州的人士联合成立了“鼓岭联盟”和“公共发展委员会”，租用鼓岭的田地、山园营建避暑别墅，至1907年底兴建了84幢。还逐步建成医院、教堂、万国公益社、领事馆、商店、菜馆、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形成了多条街市。随着上山避暑消夏的外国人士和省内外游客的不断增加，需要更完善的邮政用房与设施，以满足日益增多的通信需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闽海关拨500元，在鼓岭旧街的崎头顶盖房，专供鼓岭邮局使用。

新建的鼓岭邮局为单层石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达300平方米。根据福州市档案馆馆藏的1935年“鼓岭万国公益社”赠送给“福建邮政管理局”的鼓岭邮局土地赠送契约和建筑平面图来看，虽然邮局外墙用不规则的石块垒成，外表看似粗糙，但整个邮局建筑设施已相当完善，屋内也很讲究。入门即为“公众寄信处”“办公厅”，其左侧两间为“局长室”、右侧“信差房”，后排



1914年福州寄出的老明信片，明信片图案左侧中部房子系清末民初鼓岭夏季邮局。福州邮人谢宇先生藏品



1920年拍摄的鼓岭邮局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间的天井有两间公厕，天井左右为两间厨房。屋内百叶窗、壁炉，各种业务需要的设备等应有尽有。邮局旁的古井至今尚存，井水依然清澈。方形井台，中有一圆形井圈，外直径为0.72米，高度为0.6米，井圈外壁上刻有“外国 本地



谢宇先生收藏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一日拱式日戳恢复第一年的旧票

公众“水井”六个字的阴刻铭文。

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到民国元年（1912），鼓岭邮局恢复使用拱桥式日戳。福州邮人谢宇先生在《清代福州鼓岭夏季邮局拱式日戳使用初探》一文中，用每年一件自己收藏的实寄邮品，介绍了从清末到民国初的6年间，鼓岭拱式日戳的戳面特征、字钉变化和使用情况。

1911年6月开始，送往鼓岭的邮件每日增为两次，此举受到旅居别墅的洋人、鼓岭民众与游客的欢迎与赞扬。同年11月，福州光复，大清邮政也换成中华邮政的招牌。然而，帝制灭亡、共和新立，并没有波及鼓岭邮局的正常运行，邮局主管还是许绍琛，邮路、来往衔接的邮差也都依然照旧。

民国元年（1912），鼓岭邮局照常开办。1913年鼓岭邮局再度开门时，使用的是中英文腰框式日戳。自此，拱桥式日戳也走进历史，鼓岭邮局昔日特立独行的日戳使用，也与福建其他地方的邮戳使用基本同步。

1912年3月19日，福州邮务总局局长亲自视察鼓岭，并确定放置接信柜的地点以备夏季之



谢宇先生收藏1913年从鼓岭寄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实寄封，使用腰框式日戳

用。与此同时，鼓岭地域发现老虎出没，教会、洋人请求邮局，天黑时免于投递。1913年，因游客人数增多，邮局业务成绩甚佳，7月份出现前所未有的进展，同比增长了80多元。从1913年到1918年，鼓岭邮局使用的日戳变更为中英文腰框式日戳，日期字钉全中文，首次加嵌时刻字钉。福州邮人谢宇先生就藏有一枚腰框式日戳使用第一年即1913年鼓岭寄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实寄封。封正面贴蟠龙加盖楷体“中华民国”1角票一枚，国际平信邮资，销鼓岭民国二年（1913年）7月21日14时腰框式戳，封空白处另盖一枚清晰同款式戳。背面有1913年7月23日·福州汉英单线中转戳，1913年7月28日·上海中国邮局汉英单线转口戳，1913年7月28日·上海日本客邮局转口戳。

民国三年（1914），中华民国交通部对所管辖的邮政局开展房屋核查。8月5日，代理福建



1914年8月5日，代理福建邮务管理局邮务长爱司格呈递的《交通部所管福建邮务管理局房屋清查表》

邮务管理局邮务长爱司格向上呈递《交通部所管福建邮务管理局房屋清查表》。这份专为鼓岭邮局填报的清查表，清楚地记载和留存了鼓岭邮局的建造时间、用地期限、当时造价和建筑规模等详尽的资料。该清查表现藏于福建省档案馆。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季，电报局开始福州城区与鼓岭的联系，鼓岭邮局也成为汇兑甲局，等级II，汇兑号码16。不久后由汇甲局改为汇乙局。8月，在罗源附近三只老虎被浙江捕兽者打死，罗源县县长特发奖金以鼓励，大家也安心下来。1917年底，鼓岭邮局设置信筒3个供公众使用。1918年6月21日起，鼓岭邮局开始代售印花税票。

1919年至1933年，鼓岭邮局邮戳改用汉英单线两格式日戳。戳式和清代的小圆戳相同，戳径30毫米。迄今笔者见到的最早使用该戳的实寄封片是旅居美国的闽籍邮人张又新先生藏有的一

枚1921年福州寄美国的实寄封。封正面贴帆船5分票2枚，国外平信邮资。销1921年9月6日鼓岭汉英单线二格式日戳。此外，张先生还收藏一枚1927年从鼓岭寄美国的实寄封，则是用旧的腰框式鼓岭日戳销票。该封贴帆船0.5分2枚、2分票2枚、5分票1枚，国外平信邮资，销盖1927年7月9日鼓岭腰框式日戳，经福州、上海出口。至于鼓岭邮局为何使用腰框式日戳，是否



旅居美国的闽籍邮人张又新先生收藏的1921年从福州寄美国的实寄封



张又新先生收藏的1927年从鼓岭寄美国的实寄封，使用的是旧腰框式鼓岭日戳销票

两种不同戳式的日戳都在用，有待更多的实寄封片加以佐证。但笔者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实寄封片基本上都是使用汉英单线两格式日戳的。而鼓岭汉英单线两格式邮戳最后一年使用的实寄封，笔者见过的则是谢宇先生收藏的一枚1933年8月9日从鼓岭寄往美国的实寄封，是否还有更晚的，有待于邮界同人提示。

1921年，鼓岭邮局列为甲类汇票局。1926年，福州邮政局出资500元改造鼓岭邮局房屋。1932年7月1日起，鼓岭邮局加入二级二丁的功能。

1934年，邮局使用的邮戳改用中英文全虚线三格式日戳。谢宇先生就藏有一枚这种日戳使用第一年销盖的旧票与一枚实寄封。票是销盖1934年7月25日中英文全虚线三格式戳的伦敦版孙中山像5分旧票，封则是1934年8月29日，鼓岭“打虎英雄”、美国传教士HARRY R. CALDWELL(中文名字柯志仁)寄给美国马萨诸塞州莫尔登林肯小姐的实寄封。封正面贴伦敦二版5分孙中山像邮票，为当时的国外印刷品邮资。销1934年8月



谢宇先生收藏的销盖1934年7月25日中英文全虚线三格式戳的伦敦版孙中山像5分旧票



1935年8月，鼓岭邮局与鼓岭万国公益社买卖契约，福州市档案馆馆藏

29日16时鼓岭邮局中英文全虚线三格式日戳。

1935年8月，鼓岭邮局地址由鼓岭万国公益社无偿赠送给福建邮政管理局。根据福州市档案馆馆藏的买卖契约记载，卖主为鼓岭万国公益社，买家为福建邮政管理局，标的物是邮局所在的土地所有权，立契时间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8月1日，买卖金额零。买卖契约称：“兹因公益社有山地一处坐落鼓岭地方……因该地基之上已由邮局建筑房屋一座，堪为鼓岭邮局局所之用，公益社愿将该地免费拨给邮局，自拨给之日起听凭邮局掌管，永远为业。”契约左下方，时任鼓岭万国公益社社长及福建邮区邮务长格林费（J.A.Grunfilo，英国人）分别代表契约双方签字。民国三十五年（1936）5月27日，福建省财政厅颁发给福建省邮政管理局“闽侯月字第七壹壹号卖契”，予以确权。福州市档案馆馆藏的契约中还附有当时鼓岭邮局建筑的平面图纸。

三、逐步走向关闭的鼓岭邮政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初，日军进逼福州。5月，福建省政府经民国中央行政院批准内迁永安，大量政府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学校持续跟进，并落脚城郭乡野，长达7年之久。鼓岭邮局也因当年避暑客人不多，业务下降，由原先二等邮局降为三等甲级邮局。

1941年4月至9月，福州及其周边地方遭日军占领，全省邮政组织受到很大摧残，尚干邮局于8月28日撤退，南屿邮局于8月30日撤退，海口邮局、福清邮局、长乐邮局于9月2日撤退，连江邮局、营前邮局、琯头邮局、亭头邮局、马尾邮局于9月3日撤退，鼓岭邮局撤退日期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大体估计也是在9月3日撤退。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遭日军侵占，福州附近地区邮政局所、代办所暂时停办，黄山、义序、胪雷、鼓山、城门、郭宅、高湖、淮安、新店等邮局同日起暂行停办，估计鼓岭邮局也是在同时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鼓岭邮局重新开张。但因国内又处于内战时期，当年在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邮局业务不如从前，鼓岭邮局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这个时候，重新开放的鼓岭邮局使用的日戳是当时通用的全中文点线齿三格式日戳，上格“福建”，中间为民国纪年的汉字月日，下格“鼓



谢宇先生收藏的1948年7月30日鼓岭寄美国纽约的平信

岭”。邮戳中的文字也从之前看起来活力四射的楷体，变成了呆板生硬的字体，宋体不像宋体，黑体不像黑体，似乎预示着鼓岭夏季邮局即将消亡的结局。谢宇先生收藏的一枚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30日鼓岭寄美国纽约的平信，上面的日戳字体仿佛是在为鼓岭邮局曾经的精彩历程弹奏着最后的绝唱。该封正面贴沪大东三版孙像2万元和渝中央版孙像加盖“改作一万元”各2枚，国际印刷品邮资。加盖1948年8月17日福建鼓岭全中文点线齿三格式日戳，同月经福州邮局转递，同年9月29日到达美国纽约 PHELPS，因收件人迁移，邮局又再次转投宾夕法尼亚州 BRADFORD，次日到达。

这一年，鼓岭夏季邮局在结束营业后彻底关闭，同时关闭的三等局还有新泉、达埠、谷口三处邮局。至此，近代鼓岭邮局画上了句号。

1948 年的《鼓岭之秋》

吴 星

这是一篇 1948 年 9 月 27 日刊登在《福建时报》上的署名文章，作者吴修平。原文以简体字重录如下（个别不可辨识的文字以符号“□”代替）。

鼓 岭 之 秋

本报记者 吴修平

【本报特写】这里是“天上人间”，在多难的大地上它是一个最安谧的角落，优美的环境和气候，使它驰誉远近，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美丽而使人爱慕的地方，

绣球花，夹竹桃，□甌树（土名），虹树，桂花树，点缀在每一条山径和丛林之间，显得那么的娇艳，最使人陶醉的那便是这里的气候了，酷暑不会来到这天上的人间，凉爽和清幽没有一些市区的污浊□气息，来过这里的人是不会再想离开它，没有来过这里的人，慕名而向往更不知有多少。

从城内过汤门路，一直向东门进发，过塔头街、东岳前、东岳岭、安下亭而至竹屿，这一段是有人力车代步的，虽然路是不平而崎岖的，但当你怀有一颗好奇的



心想登“鼓岭”的时候，便觉得这是一条安舒的道路，因为在前面你将会享得烦嚣的城市里所享不到的清福。竹屿过去，会走路的人不妨慢慢地散步，欣赏着纯朴的田野风光。假使有几个伴侣同行，在那散步里更有意想不到的快乐，途上牧童樵子，村野姑娘，一切使人迷恋的景色，将会使人们的心头豁然开朗，心旷神怡。不能走路的人只要花了二百多万的法币便可以从竹屿坐一部竹轿上鼓岭，再下去是横屿，不多远就到了山麓。仰望苍翠的山岭，清幽可爱，有时云雾密布，登岭迷蒙，到“难倚坪”就是这里所谓的第一亭，七百三十层的石阶都是崎岖的岭道。再走一千零二十层的石阶已经使人开始喘息了，这是第二亭的“佛厝”，在这



“难倚坪”即鼓岭“乃乃坪”

里可以略事休息。再走到“分路”（即知止亭），又是一千零九十二层的石阶，两旁耸立□岩石和一片葱郁的树荫，无限的大自然之美，毕露眼底，清风徐来树影婆娑，置身这里有如天堂之梦，再上“坪下岭”（内有契头顶，三脚路），又是七百三十九层石阶，走三十五层到良厝里，这里是“鼓岭”的顶头，是“鼓岭警察所”的所在地。从山麓到岭顶一共是三千六百十六个石阶，全岭周□约四公里，□目远眺，东到头柱顶，柱□顶交界，西有坪下岭，下歪分路、佛厝、难倚坪、上鼓、横屿、竹屿、安亭下、东岳岭、塔头街、东门而至城区，南临□浦楼、白云洞、鼓山、马尾，北方毗邻牛头塞、南洋、亭头。在警察所对面有一山谷，名为长田溪，可达仙溪，地下是野子涧，能够直通“牛头塞”。岭顶高山环绕，山峰起伏，有如骆驼之背。遥望原野大地，披上了绿色的外衣，那市区里庞大的“万寿桥”更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夏都”牯岭的健全的设备，可是每当夏天，它也都会盛极一时，今年中外人士避暑到岭上来的约在二百人左右，其中外侨是占上了一百五十几位。

岭上的建筑物，全是洋化，□时完整者有七十余座（今年房租一个夏季每幢约五十到一百美金），到了今天只剩下了一半，住在这里的多是基督教的信徒。也许有人会怀



鼓岭古道

疑到岭上的生活一定是很枯燥的，其实不然，这里除了有三个球场外，还有那半圆形和方形的两个游泳池，管理这游泳池的一位名叫郑依五，那方形的一个游泳池经常是有售卖门票的，星期天他们照样是休息。也许更有人会考虑到岭上的生活必需品可能是很缺乏的，事实上在离开城市这么远的一个别有天地里，的确对日常的生活必需品是会感到缺乏的，因为它没有“夏都”牯岭那样的完善的设备，可是在这环境之下也更应运而生许多为岭上人们便利的一些买卖商人。有两家水菜馆是经常为住在这里的人们“服务”的，假使你明天需要什么青果、水果、鱼、肉、鸡、鸭，他们可以替你代办一切，只要你头一天开好了所需要物品的单子，他

们就会统筹地派人来到城市里购买，第二天早晨，就不会遗漏地送到了你的府上。在岭上除了警察所在保护整个的治安外，还有许多为适应避暑人们需要的一切，像邮政局的设立。在这里也有三个邮柜，分布在大家便利的地方，更有三个郭依松、梁吓佛、王乃升是这里的“轿头”，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供给你代步的竹轿。有一位那是再投机没有的了，为了岭上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喜欢福州的“古董”，这位先生名叫倪玉茶，是为贩卖古董来到这里的，有时候获利真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皮匠林家铭也是这里唯一的专为岭上人们修理皮鞋等等的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假使在这里一旦皮鞋坏了，那就非来“请教”他不可。另有一个医务所还能够为这里的人们免费治疗疾病。一切人们所需要的在这里也都已经做到了给大家的便利，这一个虽然是未经开发的地方是足使人们流连而忘返了。

岭上的一切是可爱的，无论那夹竹桃、绣球花和光彩焕发的朝阳，以及那艳丽的晚霞，都使人迷恋。徘徊在山径上，凉风习习，有时送来了一阵阵的钢琴□韵音，抑扬顿挫地震动了人们的心弦，这时谁都无法否认在这里是享到了人间的清福。

秋天的女神来了，当她的风吹过了这座的“鼓岭”，告诉这里的人们夏天是去了，应该是下山的时候，大家都收起了行囊纷纷

赋归。这几天迷恋在这里的还有格致中学的一位外国人唐慕声的一家四个人，和上海生化药厂负责人倪析声，他是在这里准备建“鼓岭新村”的基督教徒，在最短的期间内，他想在这里完成一个理想的新村。秋风带人们下了山，鼓岭开始寂静了，这几天听不到了钢琴的声音，它在待着明年更繁荣的来临，重新地接受人们的恋爱。

这篇文章全文 2000 多字，内容丰富，可谓多方位、全视角地向读者介绍了鼓岭风光和人物，为今日研究鼓岭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现根据这篇文章，结合其他文史资料，解读如下。

一、《福建时报》和记者吴修平

福建历史上有两个《福建时报》，此处所言是创刊于 1946 年 11 月 1 日的《福建时报》，与 1919 年出版的同名报纸并无任何关联。这份《福建时报》为当时福建省政府之机关报，每日出报，对开四版。副刊以文艺性和综合性为主，有不少介绍福州风光典故的文章，故颇受大众好评，日发行量最高达 5000 份左右。该报一直出版至福州解放的当天，即 1949 年 8 月 17 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可以说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代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中央日报（福建版）》和代表福建省政府的《福建时报》，是当时福建省内最有影响力的两份报纸了。

吴修平（1927.7-2016.4.9），福建福州人，肄业于上海的中国新闻专科学校，1947 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先后在福建时报社、正义日报社、福建中央日报社担任过记者和编辑。1949-1952 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台湾工作委员会干事。1952 年后历任民盟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兼秘书处主任，民盟福建省委组织部干事、秘书长、副主任，福建省政协秘书长等职。1986 年后历任民盟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常委、秘书长、专职副主席、名誉副主席。

吴修平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16 年 4 月 9 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 89 岁。

二、福州方言与地名

《鼓岭之秋》中提到的多处地名，与现在的叫法略有不同，值得关注和研究。比如鼓岭第一亭，文中称之为“难倚坪”，其实原名叫“奶奶坪”，现已改为“乃乃坪”。“难倚坪”目前仅见此文使用，估计是受福州方言影响的缘故。在福州方言中，“奶奶坪”三字连读与“难倚坪”读音十分接近。可能作者是在询问了当地人之后，匆忙之间记录下来，选取了读音最接近的字。类似例子在文中还有佛厝（应为“福厝”）、良厝里（应为“梁厝里”）、仙溪（应为“鳝溪”）、

坪下岭（应为“螃蟹岭”）等，无一例外都是福州方言的“音译”。

三、登山古道和警察所

在鼓岭公路修建之前，登山石阶是往来福州和鼓岭的唯一通道。《鼓岭之秋》也着重介绍了这个登山古道及其沿途风光，最为难得的是，作者统计出了登山古道的石阶数。按照文中给出的“分段”数据，作者最后总结出石阶数是3616级。统计鼓岭登山古道石阶数的资料，目前仅见于此。当然，由于鼓岭公路的修建，现存的古道石阶层数，早已与往昔不同，具体还剩多少，尚待有心人去考究。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介绍登山古道终点（即岭顶）时，顺带提了一句此乃“‘鼓岭警察所’的所在地”。据悉，民国时期鼓岭是否存在警察所，尚有疑义。此文不仅证实了有警察所，还标明了具体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史料。

四、邮政一瞥

但凡描写鼓岭的文章，总离不开介绍一下鼓岭邮局，本文也不例外。作为我国早期五大夏季邮局之一，鼓岭邮局不仅吸引了普通集邮者的关注，更因为起到承载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而被文史界青睐有加。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1948年是鼓岭夏季邮局的最后一年，受时局影



鼓岭邮局

响，1949年的鼓岭夏季邮局没有再开业。另外，当时鼓岭上除了一个夏季邮局，还有三处信柜，根据笔者查阅的福建省邮政管理局1924年档案资料，这三处分别是柯舍境、梁厝里和禅臣里。后期是否有变化，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五、其他亮点

《鼓岭之秋》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关注，比如文中提到的好几个人物均有名有姓，其中既有本地泳池管理员、轿头、皮匠等，也有外来的商人、投资者等。其他诸如生活配套服务、商业运作、别墅及其租金等，这些文字资料对于鼓岭历史和文化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总之，1948年的《鼓岭之秋》不仅是一篇文笔优美的游记，更是难得的文史参考资料，希望笔者此番摘录和解读，能对进一步研究鼓岭文史有所助益。

洋歌辨名

刘湘如

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闽剧，是一个综合性、多声腔的地方剧种。它是在400多年前明万历年间流行的平讲戏、江湖戏与儒林戏这三个独立声腔的剧种，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融合而成的一个大剧种闽剧。其中的平讲戏也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至今仍作为一个独立的声腔剧种保存、流行于福州十邑之一的屏南县与闽东方言流行的福安等地。平讲戏的代表性音乐声腔叫“洋歌”，闽剧艺人称“洋歌调”，而不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西洋音乐。



平讲戏《采桑》剧照

几十年来，“洋歌”这两个字怎样表达才算比较准确，其含义又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众说纷纭，观点不一，见于报刊书籍的也很不一致。有的人从字面上理解，有的人从声腔上联系，有的人从地域上挂钩，有的人从文献上求证，于是出现了“洋歌”“阳歌”“颯歌”“扬歌”四种不同的说法与写法。

洋 歌

说“洋歌”者，根据的是文献记载。清代王道征在《兰修庵避暑抄》卷二引林昌彝《福州竹枝词》中的一首七绝诗：“淫言谋语久难闻，景戏洋歌里巷纷；祸害易萌邪僻念，妇人土棍半为群。”王道征字菽兰，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道光年间诸生，所著《兰修庵避暑抄》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诗中提到“洋歌”，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在150多年前，“洋歌”二字就见诸文字了，而且从诗句中还可以发现“洋歌”所唱的戏文被文人视为“淫言媒

语”，“易萌僻念”，这正说明“洋歌”的通俗性，它与逗腔之雅正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洋歌”一词还见于清光绪九年（1883）福建侯官聂敦观《呵呵道人诗草》中的“戏剧”条记载：“歌风清，心欲碎；歌苦节，涕欲坠；文章自古伦常地，不及洋歌人人易……”

阳 歌

说“阳歌”者，根据清初闽南漳浦人蔡伯龙于乾隆十三年（1748）成书的《官音汇解释义》卷下“杂类增补”中的记载“唱歌（正），唱阳歌”，认为“洋歌”应该写作“阳歌”。其论据是闽剧早期受江西弋阳腔影响，跟弋阳腔关系密切，其历史可推到明万历年间。徐渭在福建撰写的《南词叙录》一书中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清乾隆年间江南巡抚郝硕在《复查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折中，也提到弋阳腔在福建等省“皆所盛行”。清初李调元在《雨村剧话》（成书约在乾隆四十年即1775年）中说：“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这里的“秧”与“阳”转为福州方言，皆为谐音。官树堂在《福州洋歌发展史略》一文（见1964年元月福州闽剧院油印本《闽剧历史资料汇编》第4辑）中说：“洋歌起源于江西省弋阳县，在清末光绪年间由福州都司巷人邵天开带回福州，盛传这些曲调加以整理并创作新腔。”

颯 歌

“洋歌”通俗易懂，平白流畅，在民间广为传唱，“风颯流行”，于是有人便把“洋歌”写作“颯歌”。清光绪年间的“如赓颯”乐部，作为清唱形式的班社组织，一直存在到20世纪30年代。195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剧音乐》一书中，曾说“洋歌”也称“颯歌”“阳歌”。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春曙、王耀华编著的《福建民间音乐简论》一书中，写着“洋歌又称颯歌”。1963年福州市闽剧院编印的《闽剧唱腔》一书，也采用“颯歌”这一说。

扬 歌

闽剧音乐中的一些曲调来自江苏扬州小调，特别是“花鼓”“看相”“拍斋”“银柳丝”“小小鱼儿”“十段景”等都是江苏一带“滩簧小调”，这类小调清初曾风行于扬州一带。今闽剧中的“洋歌”里也有同类曲调，于是有人便认为“洋歌”应写作“扬歌”。周贻白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扬歌当为1842年以南台开辟作商埠，扬州人有挟艺引谋生者，因而为当地人所传习”。（见《中国戏曲史纲要》）

以上四种说法，各持论点，各引论据，究竟哪种说法为妥？笔者认为应以“洋”字为准，这



屏南濠头村平讲戏剧团《马匹卜换妻》剧照

是因为“洋歌”一词有清道光年间文献记载，比较可靠，而“飏歌”“扬歌”一词不见记载，只是推测而已。而更早的乾隆年间蔡伯龙《官音汇解释义》里的“阳歌”，指的是唱“正音官腔”，根本不是闽剧的“洋歌”。官树堂所说“洋歌”是清末光绪年间由福州都司巷人邵天开从江西带回福州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屏南县棠口乡龙源村发现的两大箱平讲戏古戏装的清单“交头簿”上记载有“嘉庆”年间，说明“洋歌”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不至于迟至光绪年间才从江西引进。

此外，笔者曾在沈瑜庆《清园集》里，发现了一首七绝诗：“灯屏弦索列分曹，郎罢新词狡狴多；为恋土音慕君子，听翻京调作洋歌。”沈瑜庆字爱苍，福州人，清光绪乙酉（1885）举人。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即“洋歌”是由“京调”翻改过来的。那么，“京调”是指什么？在陶君起编的《京剧史话》一书中说：“清道光年间，徽剧的二黄调与汉剧的西皮调在北京结合起来，成为‘皮黄’（又称京调）。”所谓“京

调”（或称“京腔”）就是弋阳高腔，“在京师者称京腔”（见清乾隆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这种属于弋阳腔的京腔在嘉庆前流传到福州后，一二百年来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广泛地吸收了福州民间流行的其他声腔小调。从“洋歌”所常用的曲牌里，我们可以进行一番分析。如〔驻云飞〕、〔风入松〕、〔孝顺歌〕、〔出坠子〕、〔双蝴蝶〕、〔山坡羊〕、〔罗香带〕、〔寄生草〕等均来自弋阳腔；〔下山虎〕、〔七言词〕、〔鳌头金柱〕等均来自青阳腔；〔扑灯蛾〕、〔一枝花〕、〔油葫芦〕、〔出队子〕、〔滴水〕等系来自昆曲；还有一部分小调来自苏杭与福州民间歌谣。这样，闽剧的“洋歌”，实际上是在土调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的混合体，它在不断丰富自己，直至光绪年间，又从“京调”中翻编某些曲调为己所用。正因为这样，所以名称如用“阳”“飏”或“扬”，都不能表达其真正的内涵，而“洋”字则比较科学地反映出它的属性与特点，因为它包含“丰富”“洋溢”“悦耳”的意义。《礼记》里有“是以声智洋溢”句，《尔雅》“释詁”篇中说：“洋，多也。”郝懿行义疏引《匡谬正俗》云：“今俗谓众为洋。”《论语·泰伯章》中更有“洋洋乎盈耳”语。由此可见，“洋”字指“多、众、广、悦”，它准确而又生动地反映出了平讲戏音乐的特点。

此外，福州人称本地人的东西皆谓“本洋”，因此“洋歌”又含“本地之歌”的意思，说明“洋歌”这种福州地区闽剧里的古老曲调，不是从西洋外国传来的。